

年

卷

期

11

10

第

第

#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I No. 10 (140)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一四〇號)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第十一卷

第十期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兩大雜誌 削減定價

## 東方雜誌

## 英語週刊

東方雜誌、創刊至今已二十二年、英語週刊、亦滿十年、兩誌銷行極廣、本年特價發行、訂閱者愈衆、此項特價、原定六月底截止、展期一月、現已滿期、茲自八月一日起、更將兩誌定價削減、以酬愛讀諸君之雅意、新舊定價、列表比較於下、

◀ 表目價售零 ▶

刊週語英	誌雜方東	
五分 〔原定〕 三分 〔現改〕	二角 〔原定〕 一角五分 〔現改〕	書價
二分 〔國外〕 一分 〔日本及國內〕	八分 〔國外〕 二分 〔日本及國內〕	郵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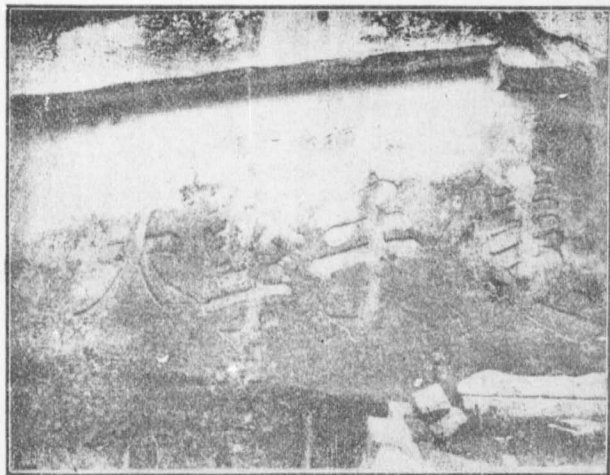
◀ 表目價定預 ▶

刊週語英	誌雜方東		冊數	地	域	書價	連郵費
季二冊	全年	廿六冊	半年	廿四冊	全年	十二冊	半年
國	國內及日本	國	國內及日本	國	國內及日本	國	國內及日本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二元三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五角	二元三角	二元三角	一元五角	二元二角四分
三元零四分	二元二角六分	一元六角二分	二元二角四分	二元九角六分	二元九角六分	二元九角二分	二元九角二分
						現改	原定

◀ 處閱訂 ▶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省



華山上果親王之墨跡 周雨青君贈



贈君青雨周

洞花蓮之上山華

# 救國的策方第一

——是——就

## 積極的提倡國貨！

國勢凌夷，外患日逼，有見之士，咸以提倡國貨為救國要圖。本館創業之初，即以開發利源，改良國貨為職志。歷年以來，搜求本國原料，悉心製造，出品精良，久為各界所樂用。近復銳意求精，加工製造，以應社會之需求。種類繁備，品質兼優，比之舶來諸品，尤無多讓。定價特別從廉，藉酬惠顧雅意。茲將各種出品，開列於下。

圖書雜誌	印刷機器
文房用品	裝切機器
西式文具	印刷油墨
理化器械	花邊鉛字
化學藥品	各種圖版
模型標本	幻燈影片
測繪器械	活動影片
音樂用品	各種徽章
運動用品	摺扇紈扇
教育玩具	打字機

商 務 印 書 館 謹 啟



# 小說世界

第十二期

封面  
與  
插圖

法蘭西諾爾曼民族之花  
華山風景二幅

舟上

小

世界寓言

胡寄塵

別後

月侶

歐戰實地偵探錄

靜波

純飛館筆記

徐仲可

南文齋藏書





春郊小品……………蔣用宜

菊園……………汪劍餘

□世界談屑……………劍影

秘密金礦……………綠玉

□西笑彙錄……………胡文煒

哭……………V G

黃白的愛情……………謝頌羔  
米星如

□園厂聯話……………張綏圖

□古城得寶錄……………天游





# 此係南京女學生曾患生命之憂

彼之父 親深感 韋廉士 大醫生 紅色補 丸之奇 功使彼 壯健安 矣



女子發育行經之初每多疾病軟弱無力此無他乃是血薄氣衰之故也或曰血薄如水是也江蘇淮安縣南門魚市口丁樂民先生係前清安徽候補知縣其女公子行經之初曾患疾病體虛質弱形容消瘦危在旦夕請觀此女子如何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得獲救治丁君詳述於后長女蓮芬於前五年曾患咳血以致體質虛弱形容消瘦夜不安眠而且四肢酸痛背部麻木屢經名醫診治未見功效日復一日危在旦夕鄙人斯時在皖北五河釐局差使聞信之



婦女老幼均可服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後東手無策適有敝友述及韋廉士紅色補丸功能滋陰治咳補血生精於女科尤為相宜鄙人即函囑家人向淮安藥房就近購買按法試服連服月餘已見效果遂由此每日常服食量漸增面容轉紅體量肥豐現年十八歲入金陵女子師範學校肄業回憶小女蓮芬得能成長求學皆出韋廉士先生紅色補丸之所賜也用特謹繕寸楮以表謝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乃是血薄如水腦筋衰弱所致各症之聖藥因其所造有力之新血能輸入腦系使週身各部腦筋強健全體康壯有力故也因此曾經治愈無數之患血薄氣衰腦筋疲乏少年虧傷瘋濕骨痛山嵐瘴癘等症對於婦科血虛各症尤為神效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中國大洋八元郵力在內原班郵奉無分遠近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 舟上

### 小園

我自從中學畢業之後，勇氣勃勃的，極想到北京入大學，以求深造；但是我沒有這樣的勇氣。就我的家計論，不要說出外求學，就是在鄉間的中學幾年，已經累得我哥哥筋疲力盡。妙手空空，怎麼能上京求學去呢？同學中頗有幾個家計稍充裕的，全上京投考大學去了。他們將來大學畢業以後，必然成個社會上偉大的人物，這是何等可羨慕的事啊！

同村的K君，H君等，全都上京去了。在中學的時候，

他們的資質不如我，成績也不如我，可是他們的家計，却比我強充裕的多；因此他們便可以上京求學，我便不能。咳！貧富限人，太不平等啦！

他們的前途，是光明的；我的前途，是黯澹的。他們將來，成個學問家呀，實業家呀，政治家呀，外交家呀……社會上的事業，全擱置在那裏，等候他們去處理呢！我和他們一比較，我太渺小啦！

我既沒有上京考大學的希望，祇得小就罷。幸而我在英文上，還用過一點功，所以不甚費事，便抓得縣城裏一個獨一無二的郵務局練習生的位置，月薪十二圓，耐着性兒，熬着罷；熬到頭髮白了以後，祇要命長，祇要不死，總有四五十塊大洋的希望。

我現在的地位，固然一點滋味也沒有，可是希望這個地位的人，還是非常的多呢！我們村裏私立英文館的學生，十個之中，總有九個半，是盼望吃郵務局的飯的。他們說，各種職業之中，最好是海關，其次便是郵局。雖在局

子裏，不免受點洋氣，究竟每月的薪水，是拿得穩的。果然能低頭下氣，勤勤懇懇的幹，到了一定的年頭，雖不運動，也能加薪；並且長官縱然有更換，局員不致受影響，真是鐵稜的莊稼呀！這麼穩當的職業，還不好嗎？爲就這個職業，費九牛二虎的力量，運動外國人的薦信，這是常有的事。我大不知足了，衆人謀求不得而極力謀求的職業，我輕輕易易的便取到手，還不應當自慶幸運嗎？豈但應當自慶幸運，更應當死心踏地的幹一輩子啊！雖到了老得不能服務的時候，還有恤金呢！

長輩親友，見我入了郵局，全都喜眉笑眼的說：「這孩子是有出息的，自幼兒時懂得要強；此刻一看，果然是個好孩子，可以說親事啦！」他們對我哥哥說：「好啦！你有了膀臂啦！也不枉你供給他念書，從此算是成人啦！你也可以省心啦！他能提攜你弟弟成人，你死去的父母，躺在地下，也是歡喜的喲！」他們還勸勉我，對我說道：「人生的佳運，不過幾年，一轉眼就過去，你可要乘這好運氣，

好好的幹哪！你是發跡的很早，但是不可驕傲！總要謹慎當差，不要得罪外國人！與同事的相處，也要和睦！局子的規矩很嚴哪！你總該知道好啊！過幾年升個支局的局長，便是一局之長了！好好！你是有希望的！」

不但親友們是這樣的態度，我哥哥也是很歡喜的。他想從此以後，他的擔負，便減少許多重量了。

我的職業如此，我的環境又如此，我沒有旁的法子，祇得遵着長輩囑咐的言語，謹謹慎慎的，當機械去罷。

局子在縣城裏，離我住的村子太遠，若是每日回家，是做不到的，我便住在局子裏，雖當休息之日，也不輕易回家。我在局子裏，從早至晚，接收郵件，分配郵件，加蓋戳記，一點閒空也沒有。往往到了半夜，還要分配郵件，加蓋戳記，以備明晨發送。這種工做，不但辛苦，並且毫無趣味。我常想西洋的學術，如此發達，爲甚麼不發明一種機械，代替我們做這些工做？爲甚麼到了現代，還要用人當機械用？這真是殘酷的勾當啊！以我現在的景况，比起上京

入大學的同學來，真有天淵之別了。

我每日分配信件，時常看見K君和H君由北京寄來的家信：有給他父母的信，有給親戚朋友的信，有專給他母親的信。他們真是幸福，不但能到北京求學，家中還有疼愛自己的父母。我固然不配到北京求學，我想給我父母通一封信，都不配喲！我的父母，爲甚麼這麼早就死了呢？倘若父母在世，不論如何爲難，也要滿了我上京求學的志願哪！縱令依舊不能上京求學，我這一腔子的希望和苦楚，總能向我親愛的父母，訴說一番哪！但有訴苦的地方，便是幸福啊！我却沒有這樣的幸福！我不配！

有一天，我在大堆的信件裏，看見一張明信片，是K君給他母親的。這明信片，一面印着北京風景，一面寫着幾行字，是用鋼筆寫的。大意是：『最疼愛我的母親哪！十元錢我已經收到了。這十元錢，不是母親自己積蓄的麼？我不肯把牠浪費了，我用這十元錢，買了一枝西洋造的自來水筆，永遠懸在我的前襟上。我一看見這枝筆，便如

同看見母親了。母親請看！這張明信片，便是用新買的自來水筆寫的呀！』我看了這明信片，更知道不論是誰，一天也不可沒有母親哪！

真湊巧，信堆當中，又看見一張H君的明信片，和K君那一張，是同樣的。這一定是他們在一處買的，大約還是在一處寫的呢！這張明信片，寫的是：『父親母親全不要望念我！我初進學校的時候，諸事生疏，很覺着苦悶；現在漸漸的慣了，同學們也都和我要好，我此刻沒有一點不足，父母可以放心了。我見同學全都有一個手表，有金的，有銀的，我想金的太奢侈了；似乎一個銀表，是不可少的。父母是疼我愛我的，也能給我買一個表嗎？』我見H君要買表，這是何等漂亮，何等時髦啊！像我住的村子裏，有表的人，在大人之中，已不多見，何況學生呢！

我正在沉思之際，眼前一閃，又是一張同樣的明信片，我心想，這又是那個幸運兒給他父母的罷？取過來一看，原來是K君與H君合寫的，是寄給我的。先敘幾句客

套，最後說：「足下若能和我們同來北京，我們三人，當攜手同遊於北京的市上，那是何等可喜的事啊！」我看了這張明信片，實在無法再忍，我的眼淚，已經奪眶而出了。

我看罷KJH二君的明信片，便偷一會閒暇，給他們寫回信。心想向知己的朋友，訴一訴我的苦况，也可以說表一表我的志趣；但是拿起筆來，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處說起。正在執筆構思之際，忽聽有人在那圓而且小的玻璃窗上，用手指叩打的聲音。我心想必是賣郵票的；及至擡頭一看，原來是B先生。這B先生，是中學教員，我在中學的時候，他老先生很器重我，他常說我是個有希望的青年。大約他決沒想到他認為有希望的青年，現在的造詣，也不過是個縣城郵局的練習生而已。我一擡頭，他一望我，彼此全愕了一愕。他突然向我問道：「你不是劉啓華嗎？是從何日到這裏來的呀？」

我紅着臉對他說道：「我是一個月以前來的。」他又問道：「大約是練習生罷？」

我吞吞吐吐的答道：「是的。」

他向我們辦公室裏望了一望，小聲對我說道：「我勸你不要幹這個呀！我知道你是家寒，但是家寒也要想個正當的道路走去，這樣下去，豈不是湮沒一生嗎？……喂！我想起來啦！本年七月，省城是要考副教習的，在高等師範學校！幹教育事業去罷，那是神聖的事業！」

B先生是個教育家，所以他覺得萬般事業，沒有比教育事業再尊貴的。他勸我去考副教習，實在特別看得起我呀！但是我配當教習嗎？我這樣的年輕，又沒有學問，怎麼能應考呢？因此我向B先生說道：「考副教習不是當先生去嗎？」

B先生答道：「是的，當先生。你若去考，可以望中！」我見B先生如此說法，便說道：「那麼我就考一回試試。」

B先生說道：「你不必猶疑，你就決定罷！今天，不！今天不成！明天你到我那裏去，我有話對你說！」

B先生像是很忙的樣子，買了三角錢的郵票，連「再見」也沒說，就匆匆忙忙的去。

教育事業，果然與我相宜與否，我從來沒做過這個打算。哪相宜不相宜，姑且不言；我不過是個十七歲的孩子，如何能當先生呢？B先生教我去，想必是去的。他老先生，向來是待我最厚的，他的意思，似乎這練習生與我不相宜；他教我去考教習，必然是與我相宜的。教育事業，究竟是否神聖，倒是小節；我想當先生總比在郵局當機械強得多；是的，那是有趣味的事，安能像郵局那樣的乾燥無味呢！

到了第二天，我便託病請假，出了郵局，一直的尋訪B先生去了。B先生住在北門裏大寺的禪房。我到了那裏，他老先生正等着我呢。他先告訴我到省城師範學校報名的方法，又替我寫了願書格式，還借給三四本書，教我考試以前，趕快預備起來。他對我說道：「郵局的練習生，也是一種職業；但是那一類的職業，是另為一種人預

備的，不是為你預備的。替你設想，最好是進大學去；可惜你的家計，又不充裕；祇好吃教育飯去罷！我實對你說，當教員是最有趣味的事！你的性情，也近乎這條道路，你決心幹去罷！」

我說道：「我祇怕我的程度太低罷？」

B先生說道：「論起你的程度來，誠然不高；但是每年應考的人，也沒有甚麼很高程度的。你聽我說！考副教習，一點也不難；不過教育學，是個極要緊的科目，你可要好好預備！除此以外，你的程度，儘可以應付了。」

B先生又把去年考試副教習的題目，搜尋出來給我，我一看，果然不甚難；惟有教育學，教授法，管理法等科目，我不大了然。好在B先生借給我的書，正是這幾種。我若是拚命用起功來，也許能知道個大概；因此我歡歡喜喜的，別了B先生，抱着幾本書，回家去了。

我到家，先把我考副教習的事，對我哥哥說了。我哥哥對於這件事，也不加可否，他祇笑着說道：「好固然

是好，但是你如此年輕，就要當先生，和學生有甚麼分別呀？」

現在已是六月，離考期不滿一個月了。於是拚命預備應考的功課，練習例題，溫習舊課，全很順利；惟有教育學自覺有些吃力。我本來是個待人教育的小孩子，突然要使我研究教人的教育學，這不是強人所難嗎？雖然很難，也要勉強強幹，雖然不懂，也要硬讀，三四本書，竟被我生吞下去了。

我還沒到省城去過呢，最好是結個伴，一同前往；可巧隣村有個姓方的，他是去年應過考的，或者前年也考過，我想他今年必然還是要去，若同他去，事事都可以請教，那是最方便的了。但是我雖知道他，可沒見過他，要託人介紹，一時又沒有相當的人，我於是逕直給他寫了一封信。隔了一天，便接到他的回信。那信裏說：「我也正愁獨行孤寂，足下肯攜帶同行，無任歡忭！七月二日，在新橋碼頭聚齊，臨時商酌，搭舟赴省云云。」這封信，寫得很工

級，筆畫極細，彷彿是女人寫的。我揣度這個人，必是個極謙和文雅的人；誰知我到七月二日，與他會面以後，纔知道我揣度的不甚相合。他的身體，很高很瘦，面色蒼白，濃眉黑目，是個非常神經質的人。他僅比我長兩歲，尤其出我意料以外；我以前以為他是個老前輩呢！

我們商定乘船走水路，到鄭家口車站，再換火車，因此僱了一隻小船。這小船上，除了一個老船家以外，就是我們兩個人，所以非常的清靜。老船家持着一根極長的篙，在水面輕輕的一點，這小船，便緩緩的，順着中流，向南開下去了。

這半天的水路行程，我是極愉快的。我們的行李，放在船板的中央，各人倚靠着各人的行李，半躺半坐的，眺望兩岸的風景，或者隨便閒談，一時心中無牽無挂，好不自在。方君一連考過兩次副教習，連今年算是第三次了。他細聲細氣的對我說道：「噫呀！考教習實在不是容易的事呀！我一想到考試，便覺着頭疼。」他說這話的時候，

帶着悽慘的笑容；這笑容裏面，却含着無量的牢騷和憂鬱。

方君雖是個細長身體的大男子，可是他說話的聲音，很緩，很細，還有時顫動，很像個閨中的女子。關於考教習，他的經驗最富。他說：「每年應考副教習的，比應考正教習的，多好幾倍，所以考教習，是以考副教習爲最難。每年報考的，總在一百人以上，取中的不過七八人。報考的人，有年輕的，有年老的，大概他們的學問，全都可觀，若是沒有學問的人，那些試題，簡直的無法答對。每年考試以前，先由高等師範的校長，就是教習考試的委員長，指定各科的參考書，爲的是應試的人可以先事預備；但是考試的科目太多，時間又太短，謄寫卷子，還要格外整齊，噫！真難哪！」

我聽了方君的話，心中有些恐懼起來了。我以前覺着考教習，是很容易的事。B先生說：「你若去考，可以望中。」這不是承認我可以考中嗎？若是照方君這樣說

法，我還有考中的希望嗎？

方君用手託着腮頰，屢次說牙痛得很，可是他雖然牙痛，他還從衣袋裏，取出一本小書來，咕嚕咕嚕的讀着。我從旁邊看他那濃黑的眉毛，一動一動的，彷彿是表示出他現在的苦楚。

兩岸的野地，被濃綠色圍着，正好眺望；但是我此刻已經沒有眺望的興致了。我皮包裏，也帶了兩三本參考書，何不也取出來讀讀呢？然而一想起自己的志趣，和目下的境遇，不但不願意讀這幾本破參考書，連赴省城考試，都不想去了。

我想此次到了省城，姑無論沒有取中的希望，假定取中，也不過在國民小學當個副教習，我這一生，也就斷送在小學校裏了。與其辛辛苦苦的到省城應考，何如咬定牙根，跑到北京進大學去呢！聽說北京學生會，爲苦學生，組織工讀團體，用自己掙的工資，做自己求學的費用，祇要肯吃苦，就可以進大學；並且這種苦，不是永久的，但



能忍耐幾年，終有苦盡甘來之一日。惟不知這工讀團體，現在究竟如何；若沒有這種團體，我隻身到了北京，還有甚麼應付的方法呢？再者我到北京去，這路費從那裏出呢？向我哥哥要路費麼？不成！不成！他也沒有錢哪！記得今年一月元旦，他對我說：「你指日在中學畢業了，我很希望你別像我這個樣子，若是能再進個專門學校，那是再好沒有的了；不過我們家中現在的景況，你是知道的，我供給你在中學畢業，已經十分勉強了。不要說再進專門學校，就是再供給你一年中學，我也沒這個力量了。這是我做長兄的對於你很抱愧的，然而我知道你能原諒我。我們家中，這幾年，也是太倒霉了，屢次遭兵，又遭大水，父親給我們留下的房產，是燒光了，田地也贖一半了；更加以我除了種田過苦日子以外，一無所能，所以到了現在這步田地。你已經十七歲，是成年的人了！你的前途，你可以自由打算，我決不干涉你，我並且能盡我的力量幫助你；可是用錢幫助你，我是做不到的。你要定你的方針

哪！我哥哥並不是膏肓鬼，他實在是力量不足，我既是聽他這樣說，當然是要定將來的方針了。我記得就是元旦的夜間，我在我那冰桶相似的被裏臥着，思前想後，要決定我將來的方針。我打算俟中學畢業考試以後，便到北京去苦學：第一要預備路費，第二要預備到京以後，沒覺得工做以前的費用，至少要有兩個月的費用；這兩項費用，極力撙節，大約也要二十圓。我在郵局儲蓄過十圓，可以全數提出；我自己還餵養着二三十隻雞，若是賣了，也可以得十圓左右。我有這二十圓，便是此生發蹟的基礎。我想到京以後，覺得相當的工做更好，即或一時覓不得，我便到各報館取了各種報來，立在街上賣報。我本沒到過北京，但是我既決定方針，便幻想出一個北京街市來。彷彿看見極寬大的馬路，兩旁的鋪店很多，電燈電線，直立路旁，電車汽車，往來如織，在一個極繁盛的地方，有一個獨立不羈，勇氣勃勃的少年，立在街頭，口呼「看報啊！看報啊！」我又彷彿看見一個陋巷裏，有個狹小的

房間，那便是那不屈不撓抱着無限的將來的少年劉啓華君的宿舍。我又彷彿看見我在一盞半明半暗的洋燈的下面，苦志用功，我用的功，便是白晝在大學聽來的功課。又彷彿看見一個衣帽整齊的老紳士，立在我的身後，在我肩頭上，拍了一下，他滿臉帶着欽佩的神色，對我說道：「如此苦學，纔是有志氣的好少年呢！來罷！到我家中去住罷！從此以後，一切費用，全包在我的身上，你只管一心一意的用功就是了。」這樣的機遇，多應難得！然而我斷然辭謝；我對那老紳士說道：「老先生的厚意，實在可感；但是我自己的運命，願意用自己的手去開拓；若假手於人，不但減少了價值，並且減少了興味了。」老紳士聽了我的話，更欽佩我了，因此他成全我的意思，越發的深切了。從這一天起，他逐日來勸說我，一定教我到他的宅第去住。我見他是個富有熱誠，能識英雄的老前輩，未便十分拒絕，便應允他的請求，到他那華麗的大宅第裏去了。他給我預備一座清靜幽雅的書房，教我換上很時

髦的西服，我便彷彿看見我穿着西服，戴着眼鏡，坐在一個大沙發上，手中拿着一本西文書，正在觀看。最妙是老紳士家中，有一個和我年齡相同的女學生，是老紳士的愛女；她的像貌，是很美很美的。我的幻想，到了這最妙的當兒，忽然消失，依然故我了，依舊是臥在我那冰桶相似的被中。

這是今年元旦夜間我的一段幻想，我應當照我的幻想去做呀！爲甚麼又改變預定的方針，來考甚麼副教習呢？

我心中正在胡思亂想之際，船已行到鄭家口車站。於是我們下了船，在車站等了一會兒，火車到了，便一同上車。本來鄭家口離省城，祇有四站，所以不足一小時便到了。

我們下了火車，看見許多戴着新草帽，提着新式皮包的人，一羣一羣的，向車站外邊走；還看見幾個穿着制服的學生，帽章有「高師」二字，他們是來歡迎朋友的。

我見那幾個被歡迎的人，也像是特來應考的；但是看他們的景象，雖也不見得闊綽，可是像很有學問似的。

我同方君，住在裕隆棧；因為這裕隆棧，離高等師範學校不遠，所以應考的人，全住在這裏。方君是考副教習的老在行，一到省城，便逕直奔到這個棧房；足見人在社會上做事，不論事之鉅細，全都靠着經驗；我若不是和方君同來，安能知道高等師範學校的附近，有這裕隆棧呢？我們在裕隆棧的跨院，選了一個房間。這房間，雖然狹小；但是方君非常滿意。我向方君問道：「住這跨院的小房，總該比住正院的房間，省幾個錢罷？」

方君說：「不一樣的一樣的！」

我說道：「房價既是一樣，我們何不住那寬廠的房間呢？」

方君說：「我們又不買他的房，何必論寬窄呢？」

我說：「雖然不買他的房，不過同樣出錢，爲甚麼單選這狹窄的房間呢？」

方君說：「你要知道！這裏非常清靜！到了晚間，我們可以溫習功課，沒有人打攪；若是貪圖住寬廠的房間，便不能如此清靜了；我們不是貪圖清靜嗎？」

我聽他這樣的說，我纔明白他的意思；這也是他這兩年得來的經驗哪！

我們剛吃了一杯茶，略略休息了一會兒，方君便拉着我，到高等師範學校，看佈告去。

高等師範學校，是我們全省最高級的學校，果然是規模宏大。一到東門大街，便看見一座一座的白色洋樓，全是師範學校的校舍；臨街是無數的磚柱，一格一格的，嵌着鐵柵欄；進了正門，便是極宏廠的運動場；裏面的樹木很多，還有雨天體操場。正門裏有一條石子路，曲曲灣灣的，非常潔靜；路的兩旁，鋪滿了綠草。這師範學校，一入我這來自田間的目中，也不知怎樣的形容纔好，祇覺得處處宏大而已。此刻無暇觀看校中的形勢，我們亟亟想看的，就是佈告。這個當兒，已經有許多的人，看佈告來了，

我們也湊在人叢裏觀看，先看見一個佈告牌，是考試時間表；方君一見，就取出鉛筆和手冊來，照樣謄寫下來；又看見一張絕大的佈告，如同榜文一般，上面寫着應試人的姓名，姓名下邊，寫的是試場中的座號。這佈告，長有三四十尺，方君眼力很快，毫沒費事，便看見他自己的姓名了。他高聲說道：「啊！我是第四十九號。」稍停一會兒，又接着說道：「不好，不好，四十九號，是個極壞的座號。」

他對於他的座號，彷彿是大失所望似的。這個當兒，我也尋着我的姓名了。我對他說道：「我是第八十號；倒數第五啦！」

方君聽了我的話，帶着羨慕的神色，對我說道：「八十號麼？八十號最好！你的座號很好！」

我說道：「好麼？太靠後啦！」

方君說道：「正因爲靠後，纔是好座號呢！」

我始終不明白方君的意思，定座號的好壞，是用甚麼做標準，我也不曉得；不過我確信方君是有經驗的人，

他說我的座號好，必然有個理由；因此我也深自慶幸。和我們一同看佈告的兩三羣人，他們也都小聲的談論。我聽了一聽，他們談論的，也像是座號好壞的問題。不知他們據的是甚麼標準，更不知他們的標準，與方君是否相同。既是衆人全都注意座號，大約座號是很有關係的。我覺着在佈告下面久立，太沒有意思，便向方君說道：「我們到那運動場玩玩去，好不好？」

方君說：「不要貪玩啦！明日考算術，理化，和修身，全是極難的科目！我們快回棧房去罷！」

他說罷，也不問我同意與否，轉身就走。我見他這種專制的態度，心裏實在不快活；但是賸下我一個人，也沒有甚麼趣味，祇得跟在他後邊，踱了回去。

吃過晚飯，方君絕口不和我談話，他一個人獨佔了一盞洋燈，精心用意的看書。他有時看書，有時用一枝石筆，在一塊紙製的石板上演算式。我見他如此用功，也想把我攜帶來的算術難題集取出來，翻閱翻閱；但是我很

疲倦了，便一個人臥在牀上休息。這個棧房，果然清靜；但這這跨院裏，沒有人聲，就是那正院裏，也是一點聲息也沒有；我祇聽見遠處的蛙聲，和方君的石筆和石板的摩擦的聲音而已。如此幽靜，不由得引起旅中孤寂之感，因此我困眼朦朧的，要睡着了。

我正在這似睡未睡之際，忽聽方君向我叫道：「劉君！劉君！你看這個題目，是怎麼做法？」

我合着眼問道：「甚麼？」

他又說道：「你看這個題目，是怎麼做法？」

我一咕噓，從牀上立起來，湊到燈下一看，原來不是甚麼難題。我立刻從方君手裏，接過石筆來，在石板上替他演了一個式子。他看了，又向我問道：「這麼做法，對嗎？」

我說道：「對不對，我可不敢定；大約就是這樣做法罷？」

我語言之間，已經露出我的得意來了。我實在是年輕啊！我在方君面前，豈可露得意的神色呢？我得意，便是

蔑視他，他如何禁得起呢？他聽了我的話，果然一聲也不言語，祇用那石筆，在右腮上，來回的摩擦。這固然是因為他牙痛，也是他平日的習慣；但此刻確是他一種傷心的表示啊！

停了一會兒，他眼望着石板說道：「是的，是的，你的腦力，果然是好！」

於是我們商議，各人出幾個算術題，互相考試。他出了三個題，我全演對了；可是我出的三個題，他僅僅演對了一個；因此他越發的憂鬱了。我見他那充血的二目，一合一閉的，不住的轉動；他默默無言的，依舊演算式；但見他那持着石筆的指尖，屢屢的戰慄。我見他這樣的動作，便知道他此刻的心中，實有無量的苦楚。我對他說道：「天已不早了！我們睡罷！」

我雖這樣說，他簡直的沒聽見，仍然唸唸的在石板上，演他的算式。我見他如此熱心預備考試，我很可憐他；我却忘了我也是可憐人之一了。

到第二天早晨起來，我見方君的右腮，已經因為牙痛，腫脹起來了。當我吃點心的時候，方君僅僅吃了半碗粥。他一邊吃粥，還是一邊看參考書；其實此刻距離考試的時候，已不滿三小時了，縱令預備，已無濟於事了。但是方君，決不肯把這寶貴的光陰，輕輕的放過去。我揣度他的意思，也明知臨陣磨鎗，是無用的；但覺得既能盡一分力，總是多盡一分力的好；這也是因為他一連落第兩次，逼得他不得不如此喲！

我吃過點心，便催促方君道：「我們走罷！天不早了！」方君見我催促他，他並不着忙，祇隔着窗戶，向院中望望太陽，對我說道：「你不必忙！還早呢！」

他說完，依舊看書；我說道：「九點鐘點名！我們不要誤了啊！」

方君一邊看着書，一邊說道：「決不能誤！早的很呢！何必老早的跑到那裏等着去呢！你祇管放心！斷乎不能誤！」

可憐我們兩個人，連一個有表的都沒有。方君專憑太陽的影子，定時間的遲早，這如何靠得住呢；因此我催促他多次，他纔把書本放下。

我們到了師範學校一看，應考的人，差不多都到齊了。我見這些人裏面，年齡長幼，固然不同，就是服裝，也很不一致；有紳士打扮的，有學生打扮的，還有頑鋼老學究打扮的；然而這羣人中，還是二十左右的學生居多。這些學生，十分之八，全是衣帽不整，顏色蒼白，大約全是被生計壓迫的青年哪！

我雖沒考過教習，却考過學生，我以為考教習，也和考學生一樣呢。誰知今天一看，却與考學生，大不相同。我記得當年考中學的時候，凡是應考的學生，在點名以前，全是活潑潑，吵吵嚷嚷的；今天看見這些考教習的，却不然；連一個大聲說話的都沒有，全都低着頭，望着地，誰也不敢擡頭，倒像是怕陽光似的。一個人如此，人人全是如此，這不是很奇怪的事嗎？

在這應考的羣中，偶爾看見幾個穿制服的學生，那是本校的師範生。他們因為有同鄉的人來考教習，所以特地來周旋。我見他們却是與高彩烈的，東走走，西串串，指天畫地，顧盼自雄，決沒有一個怕陽光的。他們將來也是要當教習的，何以和我們迥然不同呢？

我們這羣應考的人，枯寂不堪，沒有一點生氣；幸爾有四五個女學生，也來應考，好像是一株乾枯的梅樹枝上，點綴了幾點梅花。

我們等候點名，差不多等了一個鐘頭了，還是沒有點名的信息。方君對我說道：「你看看！我們來的，豈不是太早了嗎？」

我見方君如此說法，正要說明應當早來的理由，忽聽一人喊道：「點名啦！這三個字的聲音，頗有些官味兒。應考的人，聽了這『點名啦』三個字，立刻有些生氣了，彷彿正在酣睡之際，被人喚醒了。

我領了卷子，便尋我的座號，原來八十號，正靠着後

窗，那太陽光，直射進來，我祇覺得特別的熱些，並不覺得怎樣的好法。方君硬說八十號是好座號，牠的好處，究竟在那裏呢？

在題紙未下來以前，我向各處一望，祇見應考的人，全都屏氣息聲的，安坐不動；也有隔着座號，望着熟識的人，彼此一笑的。我見方君坐在前一排，用手托着腮頰，不住的吸氣；他因為閉着眼睛，却沒看見我。

過了一會兒，先有一個監試員，立在當中，說了幾句簡單而且嚴厲的訓詞；緊接着便是散放題紙了，沙沙啦沙啦的聲音，聽得非常真切。那沒接到題紙的人，全向已接到題紙的人的臉上望着，是想從他們的神色裏，看出題目的難易來。那接到題紙的人，却又拿着題紙，像木雕泥塑似的，毫無一點表示。我惟看見方君，用指尖捏着題紙，不住的顫動，大約他是遇着難題了。

這一天的考試，我自己批評批評，大致還好；我回到棧房，等方君回來，他也很得意。明天考教育和地理，我覺

着也沒有甚麼很難，方君却非常矜持；及至考過以後，他也覺着很容易了。

一連兩天，科目已經考過大半了。第三天，是考歷史博物體操三科，我向方君說：「好了！祇贖明天一天了！好在明天的科目，全很容易，我們今夜早一點睡罷！」

方君很不以我的話爲然；他說：「船到進港的時候，更容易出險哪！況且博物和歷史，也是極繁重的科目，你不要看輕了啊！」

方君依舊是忍着牙痛，一心一意的，在燈下用功；我却先睡了。我每醒一回，便看見一回他那青白的臉。我時睡時醒，他的面影，也忽消忽現，最後看不見他的面影了，可是窗紙已經發白了。

翌日起來，我見方君的右腮更腫了，眼睛也更紅了。我們到試場一看，因爲今天是最後的一天，所以應考的人，比較第一天，已經減去三分之二了。下餘的人，全是滿臉的殺氣，互相望着，一語不發；有時笑一笑，也不知這種

笑，是出於善意，是出於惡意。

當考試博物的時候，題目是極容易的，我正安安靜靜的，寫我的卷子。此時試場裏，一點聲音都沒有，忽然聽見一個監試員說道：「甚嗎？」又聽見一個應試的人，吞吞吐吐的說道：「這第三個題目，書上沒有。」我聽了，立刻擡起頭來，祇見應考的人，全都向第一排望着。我向衆人眼光叢集之處一看，原來這說話的，正是方君。

那監試員說道：「甚嗎？書上沒有？」

方君說道：「不錯！我讀的那本書上，沒有這個題目！」方君說話，向來是極柔和的；惟獨這一次，非常的粗暴，我幾乎不信是從方君口裏說出來的。此刻衆人之中，已發出微笑的聲音來了。

那監試員說道：「哦！這個題目，書上沒有麼？或者出題目，不必限定書上有的罷？」

方君問的話，本來容易惹人譏笑，但已經惹出笑話來，也就該作罷了；誰知方君又接着說道：「指定的參考



書，不是杜亞泉的博物學麼？」方君說出這句話來，並不是毫無理由；但是在這個時候，豈是講理由的時候呢？因此他剛剛說完，又是一陣笑聲。我生恐方君再說話，我更怕監試員說出挖苦人的話來，必至發生衝突爲止；幸爾那監試員，裝做沒聽見，踱到別處去了；方君紅着臉，向四圍望了一望，也一聲不言語了。

這一次考試，我是十分僥倖，居然取中了；方君的名次，雖然稍後一點，也算是取中了。我們全都領了副教習證書，從此以後，全都是先生了。我們的學校，全在縣城裏，並且相隔不遠；因此可以長長相見。每次見面，一談起來，總是應考的事；有時談起生計來，纔知道方君比我還要窘。他家中老母弱妹，專靠他生活，學校的薪金雖薄，然方君却看得非常重要。他若是再考不得一個副教習，一家三口，簡直的要斷炊了。我固然也是很窘的，可是我家中的人，並不靠我生活；所以我的負擔，比方君輕得多了。

總之我和方君，全是不幸的青年，哪到了第二年暑

假的時候，我們依然結伴乘船，到省城去考正教習，又居然一榜及第了。

方君到此時，很高興了，他對我說道：「我們全是國民小學的正教習了，我們明年，還要考高等小學正教習去呀！但是考高等小學正教習，可不容易，今年必須好好的預備呀！」

我們雖然約定，可是到了考試的時候，已經贖我一個人了，方君因爲急性肺結核，已經死了。在他死的一星期以前，我還接到他的一張明信片上說：「近因感受風邪，不可以風，擬乘此休養之際，溫習代數；尊處有溫德華士代數學，請假我一閱！試期在即，躑躅花將次開放；然花一開，則香氣洩矣！」唉！方君之香氣，果然洩了。

我此次到省城去，踽踽涼涼的，仍由新橋上船。見兩岸的風景，與前兩年相同；那駕船的老船家，也是健康如昔；惟乘船應試的人，已經少了一個；至於我的年齡，也和第一次乘船的時候不同，我已經十九歲了。

我真個如B先生所說的，從事於教育事業了。回想當年北京苦學的幻想，能不愧惟北京的那個目識英雄的老紳士，和他那如花似玉的愛女，還正等着我麼？！

生計迫人，志趣何足道哉！

完

## 世界寓言

胡寄塵

### 水中金影



秘

從前有一人走到河邊。看見水裏有一塊金子。便跳下水去撈。等到他跳了下去。又看不見了。等到他爬上岸來。又明分看得見。重新跳下水去撈。跳了下去。又看不見了。如此好幾回。金子還拿不到手。坐在岸上發癡。剛巧他的老子走過來。問他何事發癡。兒子將撈金的事。細細告訴他老子。老子朝水裏看了一眼。說道。癡孩子。水裏那有金子。金子是掛在樹枝上。水裏是金子的影子。抬頭看看樹枝上。果然掛了一塊金子。兒子道。樹上的金子。從何處來的。他老子說道。這樹上的金子。大約是鳥子銜來的罷。

# 意外

人生儲蓄，不過備意外所需，個人意外之事，畢生之間，勢所難免，加以近來，時局不靖，不但個人有意外之事，地方亦常有意外之事，以牽及個人，一旦意外之事發生，各種金融機關，因而停頓，不特無錢之人，無從措手，即有產業及存款者亦多不便，此等情形，已經屢次經過，身受者自能詳知，本會對於儲戶，無論何時，無不照章辦事，不稍推諉，是儲款於本會者，不但能備個人之意外，且亦能備地方之意外，此等便利，亦已屢次試驗，身受者自能詳知，不必本會贅述也，如今意外之事日多，防備意外之心，人人都有，欲得妥善辦法屆時有效者，請速來本會儲款，自能如願，此佈。

詳章函索即奉。

上海法租界  
多亞路七號

愛  
萬國儲蓄會



# 別後

月侶

新涼的夜裏。淅淅瀝瀝的雨聲。打着玻璃窗子。窗子裏面。雖然開了電燈。但電燈的光。很黯淡的。實則電燈並不格外的黯淡。仍是和平日一般。不過這間小房子裏充滿了沈寂的空氣。好像連電燈也黯淡了。

這間小房子裏。是三個女子的寄宿所。如今三人之中。就有兩人往旁的地方去了。只有姜秋生一人坐在這裏。伊在這淒涼寂寞的空氣中。一句話也沒得說。只是默默地很無聊的想。

前一個月。侶琴走了。但是我和我姊妹同住在這裏。也還不覺得寂寞。晚上從公司裏辦完了事。姊妹二

人。同回到寄宿所來休息。隨便喝幾杯茶。吃一瓶荷蘭水。看看小說。談談天。也不覺得有什麼寂寞的。不快。有侶琴在這裏。固然多一個朋友。格外的熱鬧。然侶琴爲着伊的職業關係。不得不和我們分別。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伊去了。我們有姊妹二人。住在這裏也好。到底姊妹兼做朋友。比一般的朋友格外要好。自從我入世以來。大約沒有一天。和我姊妹分離的。姊妹兼做朋友。畢竟要比一般的朋友好。

但是如今是我姊妹也走了。我在前兩個月。想不到侶琴要走。在前一個月。想不

到我姊妹要走。但是如今伊倆都走了。

我在當時。如睡在夢中一般的。一直做好夢。不知人間有離別的滋味。也決計想不到人間有所謂離別的一件事的。讀了他人詠別的詩。或寫離別的小說。總是不信。以爲作者故意如此說。也許他們的描寫入神處。我還不能夠領會。但是如今我相信了。我越發能領會了。當侶琴去的時候。伊也很羨慕我們姊妹二人。仍住在一起。覺得伊一人遠行。十分寂寞。我們送伊上火車站時。伊握着我的手道。秋生。可憐我不比你們有姊妹。畢竟姊妹比朋友好。當時侶琴這樣的說着。眼淚已流下。我們的眼淚也流下來了。但是一面也很安慰伊。我的眼淚。一半爲着離別而流的一半也是爲着感激而流的。但是如今呢。我姊妹也走了。

前兩個月。我們三人同坐在窗下。我看小說。我姊妹

和侶琴。一個奏琴。一個唱歌。如今小說還是一大堆放在這裏。莫說琴聲不聽見。唱歌聲不聽見。就是那張琴也搬去走了。

.....

秋生這樣的想着。忽然聽見門鈴響。秋生開了門。乃是一個郵差。送上一封信來。秋生接着一看。就是伊姊妹寄來的。

信上大概說些分別的話。接着就說她自己新婚以後的話。又說明天晚上。往北京去作蜜月旅行。大約兩月後才回來。臨時通信處是某某地方云。秋生看了。仍舊是默默地想。伊想道。唉。人爲什麼要嫁。這時候室內室外。一些聲音也沒有。只有雨點打得玻璃窗響。夾着窗外一聲兩聲的蟋蟀叫。

請吸超等國貨

# 金龍牌香烟



吾諸美色金若多香  
 言君玉妍龍論如烟  
 非當無味最品河種  
 誇信瑕永佳質沙類

諸公意  
 肖真與



紅金龍 白金龍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 COLGATE

## 金頭香水

氣靜香雅香水  
中之無上上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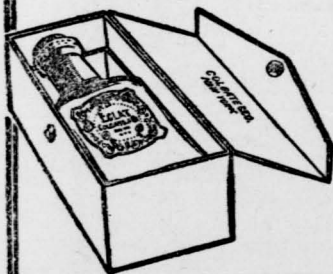
脂粉既敷在美容固已  
畢事而於香則未馬  
此時數滴金頭香水實  
不可或缺蓋衣襟飄香  
更添風韻耳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江西路  
B字七號

任博洋行總經理



# 歐戰實地偵探錄 (三續)

靜波譯

## 第二篇 虎穴探險記

(下)

這天夜裏。科不林士鎮中。果然發出飛機攻擊的警告。一連兩次。但安脫森少佐和埃烏得大尉。因爲一路勞頓。睡得很是沈酣。竟不會覺得。等到第二天早上。喜密特大尉來了。把通知證取給他們。又把昨晚囑咐他們的話。覆述了一遍。他們倆既有了通行證。便可以出去走動了。他們立刻走出旅館。向四下裏去探聽他們需要的消息。他們竭力的做作。生怕惹起外人的注意。但他們一口氣走了好幾個小時。安脫森少佐似覺後面有人尾隨着。却也不能斷定。決意試探一下子。便走進一家咖啡店。揀了兩個

靠近門口的座位坐下。吩咐了茶點後。一壁緩緩的吃着茶點。一壁很注意的瞻望。見進進出出的人。很是衆多。但並不見有窺伺他們的偵探。後來從外面走進兩個婦人。坐在他們旁邊的桌前。這兩個婦人。先朝四下裏望了一望。再望到安脫森少佐身上。隨即站起身。走了過來。用德語對他講話。安脫森少佐搖搖頭。操西班牙語道。我們不會說德語的。我們本是西班牙人啊。伊們便用西班牙語。和他們講話。安脫森少佐見伊們的行爲。心中斷定伊們必是德軍的偵探。便東拉西扯的。應對伊們。再拿話引誘伊們。使伊們在不經意間。露出伊們的真象。幸虧安脫森少佐有這一着。此刻和伊們接洽了一番。後來纔能救了



他和埃烏得大尉的性命。而得到出於初料以外的偉大成功。這是後話。下文自有交代。如今再說那兩個婦女。年紀都很輕。容貌很美麗。衣服也很華燦。首先朝着安脫森少佐微笑的那個婦人。也首先動問安脫森少佐。問他們可是初次到這裏。在未到達這裏之前。住在西班牙境內甚麼所在。安脫森少佐答道。是的。我們是初次到這裏。但很希望將來便把這裏當做我們的家鄉。我們此次是從聖瑟罷士梯安來的。這婦人道。原來如此。我們是常常住在這裏的。鎮中的情形。我們很熟悉。我們願意做你們的嚮導。幫助你們揀一家上等旅館居住。再指點你們到各種遊玩的地方去頑耍。這個自然。我們自然有我們的事。但我們很願意使你們住在這裏。有賓至如歸之樂。現在你們住在那一家旅館呀。安脫森少佐便告訴給伊。伊又道。這真巧極了。我們也正住在那家旅館中啊。當下他們兩男兩女。越談越覺融洽。居然成爲好朋友了。祇因已到了時候。喜密特大尉曾吩咐過他們。在這時候。他們必須等

在旅館中。安脫森少佐覺得不便違誤。便付了茶點之資。四個人一同走出咖啡館。再一同回到旅館中。走到迴廊上時。他們倆纔和那兩個婦人告別。回到自家的住房中。安脫森少佐當即悄悄的把房門關上。並落了鎖。取出一支筆。在一張紙上寫道。這兩個婦人。必是派來偵探我們的。據我的推想。伊們的計劃。必是向我們賣弄風情。把我們迷惑住。使我們把伊們當做情人看做。相信伊們。說出我們的實在。這種計劃。很是靈妙。我們必須極端注意。切莫說一句大意話。幹一樁大意事。使伊們看出破綻。要緊要緊。他們對面而作筆談。自然是生怕屬垣有耳。洩露了秘密。本來他們在德國境內。真是非常危險。不容一秒鐘內。不十分注意的。莫以爲躲在房裏。悄悄的講一句秘密話。沒人聽見。也許竟因這一句話。引出殺身的大禍來。安脫森少佐沈吟了一會。接着又寫道。不過這是我個人的疑慮。最好我們便和伊們聯絡一氣。先探明伊們究竟是誰。不是偵探。然後再作道理。可是我們必須極端注意。莫先

露出了馬脚。埃為得大尉見了。點了點頭。他們這一種方法。很是聰慧。簡直是和那兩個婦女。實行智慧的戰爭。後來他們竟得着了勝利。有一天晚間。他們四人。同坐在公園中一個很僻靜的所在。有一個婦人。竟說出伊們的歷史。伊道。起初我們曉得你們並不是西班牙人。實在是兩位美國的軍官。指着安脫森少佐道。你是一位少佐。你這伙伴。是一位大尉。因為我們部中的長官。會把你們的事蹟。告訴過我們的。但高級司令部中。很覺委決不下。所以並不呼喚你們前去。讓你們住在這裏。一面吩咐我們和你們接近。探聽你們的實在。我們原曉得你會很盡力。幫着救回約阿喜謨皇子。這位大尉。又是為着報告『自由式摩託』的製造法而來。但我們不能因此便信任你們。我們和你們接近的目的。老實對你們說。是想使你們和我們。發生了愛情關係。你們自然不再顧忌我們。也許便把實話。告訴給我們了。你們的為人。是否誠實可靠。我原不能確知。我且也不想確知。總之。自今以後。我當竭力的

保護你們。希望等戰事結束之後。照着如今我們的約言。一一的實踐。你們如果是偵探。我們當幫助你們逃入瑞士。你們所說的話。如果是真的。可是這裏也非久留之地。把應幹的事。幹完畢之後。也必趕快逃走。雖一夜工夫。也不能耽擱。這個你們務必注意。我們所以這樣照顧你們。實因彼此既已有了愛情關係。你們萬一慘遭毒手。我們將何以為情呢。安脫森少佐聽了這番話。覺得句句都是實話。但仍鎮定着。一些不受搖惑。說道。你所說的話。我曉得是忠實誠懇的。但我們的身世。除掉已告訴過你們的以外。實在沒有別的可說。因為我們先前對你們說的。也都是實話啊。我本是一個美國的逃犯。因為曾幫助德軍。美國方面。已懸出重賞捉拿我。我是再也不能回到美國。和美國的朋友們相見了。這一次的戰事。萬一竟德國失敗了。我想那時候。美國必來搜尋我們。向德國要求。把我們引渡回國。盡法懲治。其實也不必到那時候。就如現在。我們如果把所曉得的事。完全告訴德軍後。德軍必就將

把我們害死。你們方纔說的話。一些不錯的。所以我們必須有個自全之道。難得你們肯幫助我們。這可就再好沒有了。這婦人道。你們儘管放心。從今以後。我們定當竭力保護你們。如今第一樁事。明天我們先去回報我們的部長。就說你們所宣布的話。一些不錯。別無隱情。到了明天。這婦人果然這樣去回報伊的部長。並說恐有萬一之誤。仍將前去監視着這兩人。那部長很以這話爲然。仍派伊繼續擔任這一項職務。這天午後。喜密特大尉到旅館中來。對安脫森少佐和埃烏得大尉說道。明天我定來領你們前往高級司令部去。你們到了那裏。高級司令官定將向安脫森少佐道謝搭救那位皇子的盛情。再將詢問敵軍的種種行動。至於埃烏得大尉。却須領往航空部。由那裏的長官。詢問那「自由式摩托」的製造法。明天天亮時候。我來領你們前去。喜密特大尉說完這話。便告別走了。這真是意外的事。這兩位美軍官。從未料到會得分成二起。自然絕無準備。如今時間已經緊迫。又來不及準備

甚麼。祇得努力的上前去。結果如何。聽諸命運罷。當下他們倆祇略爲筆談了幾句話。再把筆談的這張紙。撕成粉碎。放在嘴裏。嚼得很爛。這當兒。忽有人敲門。原來是送信來的。安脫森少佐忙把信拆開。讀道。「在二十分鐘內。請到公園中一談。」下面的具名。是那兩個婦人之一。他們倆曉得必有要事。立刻前往。到了那裏。見那兩個婦人已先到了。一個婦人名叫格萊的說道。明天你們將去見高級司令了。你們二位。雖然分成兩起。時間却很短。明天晚間。你們仍可在這裏相聚的。現在我們正忙着替你們佈置。不消多時。便可佈置完備。你們便可安然的逃走了。因此你們不必害怕。情形是很順利的啊。四人又略爲談了些日後的計劃。安脫森少佐和埃烏得大尉。仍回到旅館中。等候喜密特大尉到來。一同乘汽車前往高級司令部去。

這天夜裏。沒有甚麼事情發生。很安逸的過去了。到了次日大早。天色尙未明亮。這兩位美軍官便已起身。匆匆的

進了早餐。太陽剛從東方天際線上升上來時。喜密特大尉便來了。隨即一同跨上汽車。直向高級司令部去。這高級司令部。是設在一所大禮拜堂中。在郊外十五英里的所在。這汽車行得很快。不多一會工夫。已停在高級司令部的門前。喜密特大尉吩咐埃烏得大尉。在車中稍等一會。便領着安脫森少佐。走過許多守衛兵面前。一直進去。走過一間客堂。喜密特大尉推開一道門。跨進一間前房。託一位值差的軍官。進去通報高級司令。就說他們已經來了。這軍官當即從另一道門。走了進去。一轉眼間。復走出來。說道。將軍正等着。你們進去罷。安脫森少佐竭力鎮定着。不露一些特異的神色。隨着喜密特大尉。走過那一道門。隨即走到興登堡將軍 (Von Hindenburg) 面前站定。喜密特大尉先行了禮。操英語說道。這位便是搭救約阿喜謨皇子的那人。我因奉了皇子之命。特地把他領到這裏。拜見將軍。興登堡將軍也操英語說道。很好。你到外間房裏去。聽候我的命令。喜密特大尉當即退出。

興登堡將軍掉頭對安脫森少佐道。你坐下去。我早已得到報告。曉得你幹成功那一樁大事。國皇並吩咐我用他的名義。向你道謝。不久國皇並將重重的酬勞你。現在我要你把法國境內的情形。一一告訴給我。美軍已抵法國的。共有多少。凡是關於福煦陣地後面的實在情形。你可以的說出來。慢着。和你同來的那人。待我先吩咐把他送往航空部去。讓他們向他查問「自由式摩托」的事件。說時。便喚進一個副官。叫他去告訴喜密特大尉。把那位美軍官領往航空部去。這副官應命退下。興登堡將軍再叫安脫森少佐開始報告。安脫森少佐便說美軍已抵法境的。計有二百萬人。並攜帶着幾千架飛機和大砲。再有幾百萬噸的軍需品。又說美國已經造成大隊的軍艦。足足說了兩個小時。興登堡將軍一壁聽着。臉色一壁漸漸的變成灰白色。呼吸也急促了許多。後來簡直鎮定不住。站起身。在室內踱來踱去。這個自然。他聽了這番話。自然覺得德軍的地位。很是危險。攻陷巴黎的計劃。倘不

能成功。德軍必終歸失敗。過了許久。他的臉色。方纔復原。吩咐安脫森少佐暫回旅館。說是他今天沒有工夫再問下去了。

安脫森少佐回到旅館中。埃烏得大尉還未回來。直到晚間。他方始回來。低低的對安脫森少佐道。我已會見過那航空部的部長了。我已把那項摩託的製造法。告訴給他。他們預備設廠製造。並命令我指導一切。安脫森少佐道。如今第一件要事。便是切莫容他們把我們分開。你若去到德國的內部。你的消息。便無從曉得了。他們倘有分開我們的吩咐。我們必須力爭。因為我們必須在一起。纔能幹事啊。

一宿無話。第二天早上。忽然發生驚異的事件了。與登堡將軍特地派一輛汽車來。接埃烏得大尉到他那裏去。埃烏得大尉登車去後。安脫森少佐因不敢獨自外出。便在房裏等候着。等了好久。仍不見他回來。心中很是耽憂。莫非與登堡將軍已曉得了實在。把埃烏得大尉鎗斃了嗎。

又等了好多時候。埃烏得大尉却回來了。說是來不及筆談。總之與登堡將軍神情不佳。有殺人之勢。據他的推想。他們若不趕快逃走。難保不被與登堡將軍鎗斃。埃烏得大尉既這樣說。便和安脫森少佐商量逃走的方法。忽的房門上。有人敲了三下。這是他們倆和那兩個婦人約定的一種暗號。房門隨即開了。格萊走了進來。臉色慘白。分明有甚麼緊急的事。格萊走到房裏。低聲說道。少佐。你們已陷到嫌疑的地位了。這位大尉。既已把那『自由式摩託』的製造法說出後。他們以為已經了解。無需乎你們了。我已奉到命令。嚴重的監視着你們。你們已有難以逃走之勢。我們應該怎樣辦是好呢。安脫森少佐也低聲道。我想祇有一個方法。去求那位皇子設法保護我們。你快去打聽明白他現在那裏。我再寫一封信給他。格萊道。這方法原很好。但是我若是你。我便不敢十分倚仗着他。據我的意思。與其祇倚仗着他。不如讓我們竭盡心思和能力。幫助你們逃入荷蘭。現在我要去了。大約在晚間臨睡

之前。我或能尋出一個良法。格萊走了之後。埃烏得大尉和安脫森少佐坐在房裏。斟酌逃走的方法。他們本以為已佔了勝勢。不想竟歸失敗。他們一連想了好幾個方法。但仔細的研究後。都不能實行。正在煩悶間。敲門的聲音又起。那兩個婦人一同走了進來。格萊感情很興奮的對少佐。我已替你們解決了。你們聽我講。莫打斷我的話頭。據你們先前所述。你們原都是逃亡的罪犯。現在法國境內。正懸賞緝拿你們。你們倘被他們捉住了。若無有鉅大的供獻。以資贖罪。必然被他們鎗斃。可是照現在的情勢。你們留在德國。結果也是個死。不過是時間的遲早問題。你們既不能留在這裏。又不能逃往荷蘭。這便如何是好呢。我想你們的獨一希望。還是穿過前線。回到法國去。帶回一些重要的消息。諒必可以將功贖罪。保全性命。德軍總參謀部中。有兩位官員。和我很有友誼。他們久已有一種論斷。以為美國倘加入協約國。德軍必敗無疑。你們和與登堡將軍的談話。他們已經曉得。便越發以為德軍無

獲勝之望。因此他們很不願意再住在德國。說是德軍戰敗後。人民對於軍界中人。必有一種強大的表示。與其到那時候。受了何等的侮辱再走。不如早些走的好了。我曉得他們有這意思。想和他們商量。和你們同走。我並可拜託他們。把參謀部中的最重要的計劃文書和地圖。一齊偷來。安脫森少佐聽了這話。覺得這方法雖很危險。但若如能成功。結果的美滿盛大。真非初料所及了。當即點頭道好。又問起那兩位軍官是否可靠。格萊說伊和他們。素有往還。深曉得他們的為人。委實真誠可靠。當下他們四人。又約定這天當中。他們在旅館中等候。一步不走開。伊們去和那兩位德軍官接洽一切。當晚再來回復。伊們去後。他們坐在房裏。又作筆談。研究格萊提出的這種方法。是出自伊的真心呢。還是有意佈設的一種圈套呢。如果是出自伊的真心。這方法諒必能够成功。他們倆必能得到意料不到的大勝利。等到了晚間。房門上。果又有了敲門的聲響。那兩位婦人。領着兩位身穿大佐制服的德軍

官一同走進房來。格萊對安脫森少佐說。那方法已和他們說過。他們很表贊同。祇須行抵法境後。美軍能够保持他們的安寧。他們很願意幫助這兩位美軍官逃走。有一位大佐說道。我們能有各種必需的策略。可以包管福煦進攻獲勝。但我們有三件要求的事。第一件。我們必須得到周密的保護。第二件。我們這一走。所有在德國的財產。完全犧牲了。必須給我們現款五萬元。第三件。我們必須有正式的護照。讓我們改名換姓。前往外國去。另謀生活。

這三件事倘能答應。我們自能預備通行證。絕無危險的。領着你們到前線上去。等到了前線上。再趁昏黑的夜間。溜到協約國的陣線中去。那不是便完全脫險了嗎。安脫森少佐聽了。便說他們倘能供給那種種重要的消息。這三件事。定可答應。這德軍官道。關於消息一層。你們儘管放心。所有關於戰事的各種計劃。都在我們的掌握之中。格萊又催促這兩位美軍官快些動身。說道。越快越好。你們若淹留在這裏。萬一殺害你們的命令一下。那便怎樣

是好呢。所訂的方法。不是通盤打翻了嗎。這兩位德軍官又說。至遲明晚。各事定可完備。於是便約定明天午夜時分。悄悄的動身。

那兩位德軍官。不知用的甚麼方法。竟得到長官的允許。讓他們把這兩位美軍官。押往前陣上去。並加派喜密特大尉同行。以便幫助一切。這一着。那兩位德軍官當然不贊成。祇因反對無效。也祇好一同前進。當下這五個人。和那兩位婦人告別後。便乘汽車。前往麥次(Metz)。行到第二天夜裏。已到了那鎮中。等天亮後。有一位德軍官名叫哈特的。再進到前線上。相度適當的地點。好逃越過去。一連尋了兩天。方纔尋着。回來對同伴的說了。又道。再有這個喜密特大尉。應該怎樣擺佈他呢。安脫森少佐道。我有一個計較。讓他和我們同到前線上去。等到時候到了。我當好好的處治他一頓。因為他曾侮辱我。並侮辱我的祖國。在我回去之前。必須報復一下子。纔覺甘心。

第二天午後。這一行人衆。再向前線上遊行。差不多在午

夜時分。已行到哈特揀定的那個所在。那裏祇有兩個守衛的。哈特吩咐他們回到他們的穴屋中去。（穴屋係掘地而建成者。陣地上常見之。）他們一聲不響。便走了開去。如今已是這一齣戲劇的最後一幕了。他們隨即再出其不意。把喜密特大尉捉住。結果了他的性命。安脫森少佐道。你再能侮辱我們美國嗎。他們四個人。悄無聲響的。越過壕溝。再越過鐵絲網。隨即便隱沒在沈沈的黑夜之中。過不多會。忽聽見後面有人大喊了一聲。諒必是有個哨兵走過。瞧見了喜密特大尉的屍身了。接着後面再有鎗彈紛紛打來。他們四人。不能前進。祇得伏地不動。隨即兩旁也已開鎗。他們的處境。可真個危險了。這樣過了好久。天色已經發亮。他們更是不能前進。便躲在陣地上的一個炮彈炸成的大洞中。過了一天。幸而未遇何等危險。等到了晚間。這兩位美軍官商量。隨便那一個。先往協約國軍隊的戰壕中去。和他們講明白了。其餘的三人。再行前去。免得他們不曉得。見了陣地上有人走過來。開

鎗轟擊。但這項任務。也着實危險。他們備用拈圖的方法。決定那一個前去。却被安脫森少佐拈着了。安脫森少佐和埃烏得大尉握手告別後。即便跨出這大洞。伏地蛇行。費了許多時候。纔行到美軍的戰壕前。低聲道。你們莫開鎗。我本是一位美軍官。因被德軍擄去。此刻逃回來的。他雖這樣說。壕中的美軍。辨不出真假是非。自然立刻把他捉住。見他身穿平民的衣服。以為他是個偵探。本要就地把他鎗斃。後來經他一再解釋。纔允許把他解到司令官面前去。聽候發落。當即把他的兩手。反捆在背後。解到管轄這部分的大佐前。安脫森少佐見了這大佐。便將他的來意。大概說了一遍。並且準備回去。領導那三個人前來。回去比較來時。更是危險。因為德軍中已派出搜查隊。在陣地上搜尋他們。但他竟能回到那大洞中。領着那三人前行。在太陽從東方升上前。他們四人。已安然向大本營走去。到了大本營中。安脫森少佐和埃烏得大尉。很受熱烈的歡迎。原來人人都以為他們已經死在外邊了。他們



當即把那番經過的情形報告長官。那兩個德軍官也把攜來的文書地圖等等一齊交給出來。福煦大將命令把這兩個德軍官好好的安頓。一面研究那些文書和地圖。準備進攻德軍。

後來的事。如福煦大將怎能忽有進攻的計略。在兩個月中。把德軍完全擊敗。世界上的人都是曉得。無庸再記他出來了。祇是在這最後決勝的戰爭中。安脫森少佐和埃烏得大尉都未能參加。因為正染患流行性感冒病。退到陣後休息去了。德軍失敗後。簽定休戰條約時。他們復又病倒。這真是他們大幸中的小不幸啊。那兩個德軍官。究是何等樣人。以及參與這回事的各人的真姓名。因有種種的妨礙。祇得不宣布了。此外再有一件事。便是約阿喜謨皇子的自殺。據說別無他故。實在由於他覺察德軍所以失敗。可算是他一個人的罪惡。若不是他。那兩位美軍官。怎能到德軍的高級司令部中。又怎能結合那幾個買國賊呢。因此他便憤而自殺了。由此看來。這一場世界

大戰。所以不曾牽延時日。實在是那兩位美軍官的偉才啊。

關於約阿喜謨皇子自殺的事件。當時各報紙上。都有記載。如今擇錄一種在下面。

(紐約時報)七月十八日柏林通信云。據正式聲稱。普魯士約阿喜謨皇子。為廢皇之幼子。因神經錯亂。遽於星期六晨。在波次坦(Potsdam)之利格桌司別墅中。用手鎗自擊。傷勢絕重。已於今晨一時身故。約阿喜謨為廢皇第六子。於一八九〇年十二月十七日生於柏林。幼時體質甚衰弱。由一英國看護婦撫育之。及年歲既長。須送入學校肄業。此看護婦曾出而抗爭。謂其體質衰弱。不勝讀書之煩苦。其後未幾。此看護婦因獲罪戾。被逐回國。迨至一九一一年。約阿喜謨入陸軍籍。某次操演。曾墮馬一次。旋因其頗具才能。得充軍官。一九一三年中。德政府決意於一九一六年在柏林舉行萬國運動會。約阿喜謨當選為皇族代表。竭意練習運動。但未及舉行。大戰已起。約阿喜

謨遂加入騎兵團。任大尉之職。一九一四年九月間。德軍正式戰報中。曾稱其右腿之上部。爲炮彈之碎片所割傷。幸未傷骨。入醫院診治。未幾。卽全愈。愈後。返柏林。其母待之於車站。並以二等鐵十字勳章。親手佩於其胸前。一九一五年一月中。聞渠曾加入拒俄之軍。數星期後。在巴敦[巴敦(Baden-Baden)]就醫。赤痢之疾。一九一六年三月。與安哈特(Anhalt)之奧喀司塔公主(Marie Augusta)

結婚。結婚地點。在柏林城之貝萊埠堡。廢皇后及安哈特伯爵夫婦。均蒞場。廢皇因某項原因。未至。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在波次坦生一子。卽迦萊士親王(Prince Charles)。嗣聞其夫婦間之感情。頗不融洽。一九一九年。其夫婦均居在慕尼克(Munich)。是年二月。因犯復辟嫌疑。曾被拘捕。禁於某旅館中。但旋即被遣回普魯士。其妻與之同行云。

## 純飛館筆記

### 徐仲可

孔四貞爲定南王尙德之女。鎮守廣西將軍孫延齡之妻。居京師。以曾在宮爲太后養女。封和碩格格。掌定南王事。遙制廣西軍。見『五藩樞乘』。以女子而掌王事。有實權。勝於日本之內親王矣。

## 春郊小品 (二)

——白頭一夢——

蔣用宜

「今晚的月亮真皎呀！」我靜悄悄地坐在窗前，把燭光吹滅了，撩開窗簾，讓月姊兒照進來。她晶瑩皎潔，含着神秘的微笑。我左手支着頤，很愉快地對着她，默然沈思。呀，明媚的春光，燦爛的雲霞，和那些千紅萬紫的花草，如簣似的鳥語把我填滿了污塵的心曲，也洗刷得光明了！不覺整了整衣襟，挺起胸膛，緩緩地朝前走。

猛抬頭，見那邊芳草地上，有一大羣的小孩，正在那裏遊戲。他們深黑而且光澤的短髮，很不整齊地覆在額前，在他們桃紅色的小臉上，時常現出兩個淺淺的梨渦。真美啊！天上的安琪兒也沒有這樣的美吧？他們真快樂呢！憂愁固然攻不進他們的心曲，連小孩子天賦的啼哭，也都湮滅了。我着實羨慕他們，妬忌他們呢！

我呢？反照一下……唉……

「呵，有了，我何不去找那「萬能的天使」，懇求她

替我把少年的光陰，追轉來，那末，我也不是和他們一樣的年紀，一樣的快樂嗎？我很愉快地這麼想着；但是，不幸難問題又發生了！「萬能的天使雖萬能，但是又從何處去找呢？」唉！萬能的天使啊！您在何處呢？

唉，他們這羣天真爛漫的小孩，真快樂呢！以我這個暮氣沈沈的老年人，混在他們一隊裏，也該自慚形穢吧？或許他們立即驅逐我吧……

呀，他們在那裏嘲笑我了！我羞慚的臉上，斗的一紅，就此驚醒。睜開眼睛看時，滿窗的月光，仍舊很明亮地照着。

想着剛才的情境，兩行熱淚，不覺泉湧而出，衣襟都溼透了。

燦爛之春，使人心醉，誦「努力愛春華」之句，不覺跳舞起來。攬鏡自照，我還是一個少年啊！

(完)

母子同獲其益



上海黃浦灘  
路二十四號  
美商貿勒洋行經理

嬰孩全賴母乳以爲生活故  
母之食物不獨關於一身尤  
須分哺其子其食物之必擇  
滋養充足者可知

桂格麥片滋養最富消化最易爲母  
者食之最宜於母可以長肌肉利乳  
汁於子則輔助發育堅骨強筋  
懷孕之母親宜日食桂格麥片以強  
己身以健嬰孩嬰孩斷乳後亦應日  
食以一次之桂格麥片其味鮮美孩  
童無不悅之

桂格麥片之罐形雖較市上平常之麥片罐  
形爲小但其中所儲麥片之實量則獨多此  
乃由於儲裝之鬆結非關外形  
贈送兒童新歌曲 本書係集富有趣味之  
歌曲精繪圖畫用七套彩色印成異常精美  
函索請附郵票二分逕寄上海郵政箱六五  
〇號



Quaker Oats

各處百貨店均有出售 25-7



棕欖香皂婦女均歡迎  
 樂用因為確有清潔皮  
 膏而兼有滋養之功能  
 使肌膚潔白美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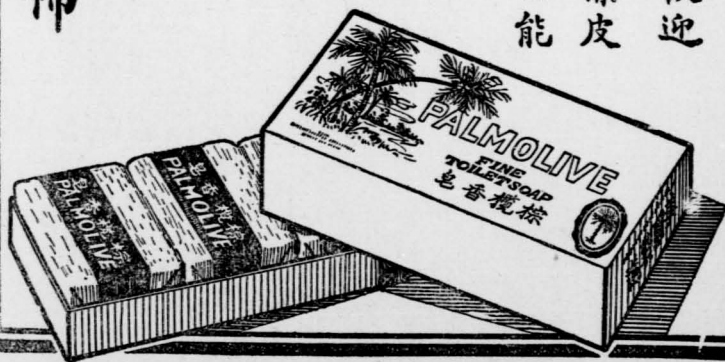
棕欖香皂是用棕果橄欖二種油所  
 配合的 所以去垢淨膏非用棕欖  
 香皂不可 因為這二種油已有數  
 千年之信用 迥非常品可比 且  
 香味出於自然 更能永遠保存

各埠各大商號均有出售

上海

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佈





汪劍餘

敘幕…… 嫋嫋秋風的菊園，

密布了菊花香氣。

如癡如夢的詩人，

獨自和菊花言語。

最可愛的菊花，

深藏在詩人心裏。

喜鵲在枝頭跳舞，

慢把詩人嘲笑；

雁羣在天空翱翔，

喚醒詩人癡夢。

開幕。詩人旅裝負笈，狼狽不堪。自右入場。呆呆地立在菊花叢中，眼釘着菊花，目不轉瞬。

詩人（唱）

菊花妹妹！

我從煩惱鄉逃來，

歡喜和你相會，

愛你翹翹的身軀，

羨你蓊蓊的生命。

回憶昔者別時，

承你殷勤囑意！

唱着柔軟的歌辭，

祝我前程勝利。

我那失了魄的魂，

飄浮在天空白雲中；

我那失了魂的魄，

洶湧在你的腦海裏。

呵，可愛的小孩子，

他拿着尖銳的箭，

射破了我倆的愛心。

最可憎的江上舟兒，

他要載我遠行；

最無情的江上月姐，

她照我倆離別。

到如今我失敗歸來，

辜負了你祝我的殷勤，

時而使我慚愧，

時而使我傷心。

我負着無底的詩囊，

徘徊在茫茫的歧路，

呵，人間都寂寞！

何處是美和愛的安慰？

菊花妹妹，

請你給我安慰！

菊花（被秋風吹着顫動）……

詩人（手舞足蹈，唱）

菊花妹妹！

你是我的良友，

我願永遠愛你。

我來將你讚美：

你疎淡的髮絲，

金兒黃，火兒赤，雪兒白；

你偃蹇的妓服，

迎風飄舉流芳；

你姣嫩的玉顏，

帶着幽嫺的濃意；

你眇眇的目光，

引去了我的靈魂；

你清高的性情，

傲勝了降霜的青女；

你奮鬥的精神，

戰勝了暴厲的秋風。

我是不幸的人生！

懷着滿腔悲哀，

流着滿眼熱淚，

觀着白體的骷髏，

聽着遍地聲啾啾。

啊，人間都是悲慘！

何處是美和愛的安慰？

菊花妹妹，

請你給我安慰！

菊花  
(同前)

詩人  
(流淚唱)

菊花妹妹！

我的淚珠兒流出了，

我的靈魂兒戰慄了。

我把我的熱淚，

灌溉你的嬌枝；

我把我的靈魂，

印入你的心中。

我便是你了，

你便是我了，

我們同遊世外樂園罷！

可是；我們的你，

遠舉雲中；

我們的我，

苦海深沈；

我前面站着虎狼，



後面栽了荆棘。

啊，人間都是痛苦！

何處是美和愛的安慰？

菊花妹妹，

請你給我安慰！

此時喜鵲在落了葉的梅幹上作冷笑狀。

喜鵲（唱）

我在老梅枝上跳舞，

聽着單調的歌聲。

可憐的詩人啊！

你向誰人流淚？

你向誰人悲歌？

羞呵！

失敗是你淚珠的泉源，

不幸是你悲哀的故園；

你不幸，你失敗，都是你的遭逢，

誰和你表同情？

看呵！

菊花姐姐低着頭兒笑你！

詩人（失色發狂，唱）

菊花妹妹，

你不和我談話，

你發殺人的微笑！

你棄我嗎？

你憎我嗎？

我不悲哀了，

我不流淚了，

人間都是無情，

我將和人間別離了！

哈哈，我回憶我失敗的時候，

遇着了嫵娜的死神，

她招着冷冰的鐵手，

放着清脆的歌聲：

「不幸的人們，

快同我去罷！

我引你到菩提樹下，

給你無花菓漿，

飽你知識飢荒的愁腸！」

到如今我悔我不與她同行。

再會，再會，我今到死神那兒去了！

詩人作向外行式，忽有雁羣自北而南，飛舞天空，成一字形。

雁羣（合唱）

秋風姐姐邀我們南歸，

我們飛舞無邊的空中，

何等自由，光明！

可笑地上那些鬪雞，

他們爭着一勺黃米，

小說世界 菊園

時常興動戈兵，

終日戰鬪不停，

遍地皆是雞尸？

雁之一（唱）

朋友，我們的唱歌，

帶有殺伐的餘波。

我們別唱這種歌兒了，

免失了美和愛的調和。

雁之二（唱）

朋友，你們低頭看那菊園的詩人，

他何等傷心！

看他那悲哀的苦笑，

聽他那悽惋的歌聲，

他是失敗的青年，

他是不幸的詩人，

我們來唱個歌兒，

喚醒他的痴夢！

雁羣（二雁唱之，衆雁和之。）

痴夢的少年詩人啣！

失敗不必悲哀，

不幸不必傷心；

你可努力創造光明！

創造光明世界，

你就得了真正的人生！

（閉幕）

## 世界談屑

## 劍影

銀行起於一一五七年意大利之威內斯城

鐵製汽艇最初製於一八三〇年

馬路始築於一八二六年迄一八二七年

四輪轎車始於英格蘭在一五六九年

吾人每小時統計約呼吸空氣三千立方尺

汽機之發明首自英國在一七五三年間

中國之發行郵票以投遞信件爲一八七八年

燐寸發明於一八二九年

白種之毛髮圓渾如管黑種之毛髮扁如絲帶

蛭蚰能凍至零度下百二十度不僵爲動物之最耐寒者

光之速度每秒鐘爲十八萬六千里

雌雄二兔三年間之生殖計一千三百七十萬頭之多

動電發明於一七八九年意大利咖拉尼氏

地球距日約九千一百萬哩

戰爭時所發子彈必須至一人之重而後能殺一人其廢

費爲何如乎

吾人心之跳動每分鐘普通七十次則每年可三千六百

七十九萬零二千次矣

紅十字會起於歐洲一八五四年俄土之戰中國則在一

九〇四即光緒三十年日俄之戰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名勝

每册一元

- (一) 黃山 (六) 泰山 (十二) 天台山 (十六) 大房山
- (二) 廬山 (七) 衡山 (十三) 恆山 (十七) 華山
- (三) 普陀山 (八) 孔林 (十四) 五台山 (十八) 武夷山
- (四) 西湖 (九) 廬山 (十五) 西廬山 (十九) 天目山
- (五) 避暑山莊 (十) 雁蕩山 (十六) 盤山 (廿) 莫干山

上列各種名勝係黃炎培君籌張元濟君維禱莊俞諸先生旅行時攝影用珂羅版精印置之案頭可供玩賞懸之鏡中可為裝飾品

積30(一)

Lavol



治癬 聖藥 拉福祿

劇痛徹心滿身膿液手不停抓夜不安枕者  
祇須用數滴和平涼快之液——拉福祿——其  
刺戟與苦痛即去夜間亦得酣睡而終必完  
全治愈 各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外灘二十四號買勒洋行經理 (八)

東方 (23) (八)

保齒禦病刷牙 Pro-phy-lac-tic

無處不到 ● 無垢不克

清潔之齒·永不敗壞

現用科學之方法造成一種牙刷可使口腔內無處不刷到無處不清潔且不但齒牙而已尤能及於牙肉其名曰保齒禦病牙刷其凹形之刷面係完全配合口腔易於周旋刷滌其齒狀之毛可以深入齒隙其刷端較長之毛則用以刷滌齒牙之內面及最難刷洗之盤牙背面  
用保齒禦病牙刷可無一處遺漏不到亦無他種牙刷可得如是普偏之清潔如保齒禦病牙刷者也

裝於黃色紙匣中發售其紙匣及刷柄上均有「Pro-phy-lac-tic」字樣請注意



各處藥房百貨商店均有出售

刷形三分成種 幼年童中 孩幼年童年成 上海路 黃浦四號 美商買勒洋行經理

東方 (23) (11)

(注意)

商標



註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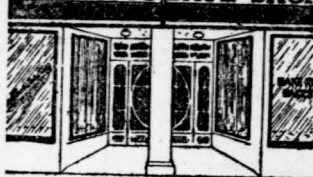
### 人生三件事之一

▲「衣」「食」「住」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事；今且談談食品罷：

▲食品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合於衛生，且有益身體的。

▲根據這個原則：那麼冠生園著名的美味「陳皮梅各種果子」能夠開胃消食——生津止渴。「果汁牛肉」「結汁牛肉」滋養健胃——充饑下酒；還有各種精美「餅干」「糖果」「罐頭」「西點」「腊味」「廣東特產」等；不但原料揀選最合衛生，而且送禮款客第一的食品啊！

THE CHOCOLATE SHOP



## 地此是就

中餐晚餐。或午後茶點。求一精美安適。遠近相宜之處。其惟沙利文乎。沙利文之西餐。全埠有名。座位寬敞。伏侍週到。靠近拋球場。交通便利。君如一試。自必日日過從矣。

上海南京路卅六號  
電話中央三八〇一  
**沙利文**糖果店  
西餐

(3)

小 (320)



總發行所

上海九畝地冠生園有限公司

支店

上海 南京路望平街西電話中

天津 法界馬路口

漢口 後城馬路

分銷處

各埠商店均有代售



## 秘 密 金 礦

### 五 綠

在遠遠伸入愷豈邁古幾湖的地岬上。大約半世紀前。却而斯曾和他的女兒福斯蒲。在那裏卜居過。人家都喊他做印第安人的却而斯。他是密克麥克種人。他們族人的天性。都驍勇善戰。新蘇格蘭的地方。也會完全被他們佔據着過。却而斯少年時候。在他們族裏。是一位很有勢力的人。他常常到外邊去遊玩。西邊地方。連現在叫做安大略的。都會去過。有時則乘一只樺皮小艇。搖過墳田海灣。去和敖宮魁種人打仗。凡立克港口。是個商業蒼萃的地方。印第安人常常將他們在地下掘到的水晶塊和金子。帶到那裏售賣。人家都深知那森林的棧色泥土下面。蘊藏着許多金子。有許多人常帶着斧子。老遠的冒險到那曠野去尋覓。可是雖入寶山。仍舊空手回來。一點也得不到什麼。似乎此種寶物。只有印第安人有此權利。可以得到的。他們帶去的寶石。都換成各種雜貨。其中尤以酒類爲多。如甜酒等等。

他們雖在極醉的時候。都沒有告訴過白人。金礦在那裏。以及如何採取。這是他們密克麥克族裏的一種迷信。自古及今。都守着勿敢違拗。如果有人告知白人。他們的金礦在那裏。說的這個人。不出一月。一定要死。而且他的靈魂。要沉到湖裏去。變成一隻黑水鳥。

却而斯有一處金礦。裏面金子很多。因為他每次到凡立克去。都帶上一只水晶塊裝得滿滿的大皮袋。袋內也有金子。時時流出黃色的光。看見的人都目眩神移。有許多人送錢呀。皮呀。酒呀。給他。想買囑他把金礦地方的秘密說出來。然而總是徒費心機。却而斯無論吃酒不吃酒。都一例保守秘密。沒有一個白人。可以乘機騙得到他。

有三個不法的惡人。對於却而斯的財物。似乎是侮辱他們的來源。他們很懶惰。又不做事。終日的沉湎在酒裏。看却而斯的皮袋。非常妬嫉。就在一片店裏守着。他等他把袋中的水晶倒進櫃台裏面後。他們就請他吃酒。想探聽金礦的秘密。可是却而斯雙唇緊閉。默無一言。他們見此計不行。遂預備埋伏在路上。等他來的時候。把他殺死。將他所帶的金塊搶來。但是他們當中。有一個法國人。是個被革的教徒。喚做惡虎胡官的。反對此舉。他說我們最妙是夜裏到他家裏去。用武力制伏住他。勸他說出財物所在的地方。此種勸說。其餘的人。初皆不贊一辭。但是經

他一陣冷笑。這兩個跟隨他的人。不覺就都慚伏無違。此刻却而斯憂慮非常。而且膽怯得很。因為有一個美印雜生的秦嵐波。曾殺死一個白人。定了絞罪。這是他們族裏人第一次犯着白人的法律。所以他受的印象也就很大。他素常交易的這片店裏的職員。見他如此。就想很很的戲弄他一頓。就是弄了許多畫片掛起。細細的描摹給他聽。在森林中。秦嵐波如何被法庭的員司追緝。如何被解到凡立斯。已經半死。如何掛在絞首架上。蕩來蕩去。却而斯一聽。不覺疑懼交集。其中尤以他們說。如果印第安人隱藏着金礦。不令白人知道。又不分一部分給白人。就應得絞死的話。認為最有理由。而最可怕。他雖很鎮靜的站起來。然而紫色的臉上。總掩不住那慘白的憂容。於是躲躲藏藏的出了門。從一條小街走過。到了他停船的碼頭上。

一天夜裏。胡官和他的伙伴。吃了幾轉很強烈的酒。陡覺筋脈堅強。於是大家就出發。預備去行使他們兇惡的說

計了。誰知這天夜裏，風濤大作，在怒浪急流當中，這班醉了的水手，把船碰到岩石上，就斷送了性命。兩個屍體，被浪打上岸來，歇在却而斯的門口。但是胡官的屍體，已渺無蹤跡。却而斯於是就將這兩個屍體，用他的艇子載着，送到凡立斯，交給那裏的地方官，並且簡單的告知他們，發現這兩個屍體的來歷。他們也就深信不疑。

店裏這班寄生蟲，見了這一場悲劇，又想出一個新法子來。戲弄這個印第安的長者，報復他保守金礦祕密之仇。他這天到了這店裏，他們就託詞離開他遠遠的，對他現出很恐懼的樣子，都用眼角斜睨着他，低低的互相談論。却而斯見了，不覺納悶得很。然而他並不會為他們的這種奇怪舉動着惱。還滿臉堆着笑，做東道主，請他們吃酒。他們總推故不去，仍遠遠離開。後來他們就漸漸的把所想的事，告訴給他。說他們很相信這兩個暴徒，是他殺的。他終久都得被絞的。秦嵐波不過殺死一個白人，尙且定了死罪。那殺兩個或者三個白

人的人，應該怎樣咧。他們所以有這猶疑的說話，因為胡官的屍體，此刻還沒有發現。

却而斯一聽此種圓轉的謊話，不覺驚疑交加。臉上現出恐怕的樣子。這種狼狽情形，好像街上的狗，被一羣小孩子們執着石頭和木棒，亂追的時候一樣。他平常在這店裏坐的地方，是在一個大火爐後面。此刻忽的立起身來，把他的氈子，朝身上沒頭沒臉的一裹，跑了出去。有幾個人見了他這種樣子，忍不住發笑。一些不慚愧的仍舊去吃酒。其中有一個英國人，可是一點沒有笑。

馬佛恩是一個敦厚而和平的人。他到這一省來，是挾着一種渺茫的理想。他想在這荒野的地方，建設一個家庭。到了凡立斯，就投身在這店裏，當會計員。他並不顧及他是英國貴族家庭的子弟。然而他家中對於他的遊歷，都視為有失他的身分。而且大背常例。

當這班設計愚人的人，談聲送到他耳中，却而斯逃走的時候，他一點沒有笑容。他想羞辱這個印第安人，是可恥



的事。所以後來有兩天功夫。他總覺得有這麼一個人孤立無援的樣子。在他眼睛中纏繞不去。

却而斯不到凡立斯這引店裏來。已有三禮拜功夫了。有幾個人。就在那裏談論他不來的原故。他們大多數。總以為他是在他的秘密金礦裏。很辛苦的掘水晶塊和燦爛的純金咧。他們還想在他再來的時候。弄點新花樣。再戲弄他一番。就有人說。最好扮個絞死的人。他們的主意才說出來。這位不大開口的少年馬佛恩聽了。就大為反對。衆人都曉得他素日有裝模做樣的名聲。所以他的話雖不多。衆人也就不被譏而止了。衆人又都尊重他平素的爲人。所以在他面前。也決不再提窘辱這位印第安人的事了。

一天。這引店裏。來了一個印第安的姑娘。進門後。一聲不響。只是站在那裏。朝這班人的皮帽子望着。其時有一班無知識的農夫。在火爐旁邊談笑。還有幾個船塢裏的工人。和美印雜生的人。總圍着欄杆。他們一見伊進來。大家

都忽然的寂靜無聲。好像那森林中的神祕氣味。已被這位印第安的姑娘帶進了屋子。

伊朗朗的說道。我是却而斯的女兒福斯蒲。我的父親。已到了森林中。不知諸位告訴了他什麼。嚇壞了他。我求他。他都不肯回來。他住在森林中。已經兩禮拜了。每日不過吃點水漿菓子。我送食物給他的時候。他教我離得他遠遠的。恐怕白人要把我們倆都殺掉咧。他在此地。一定聽了什麼不相干的話。所以他心內才如此恐怕。我父親年紀已大。並沒有錯處。務望那一位和我到森林裏去。告訴他其中的真像。伊說完後。衆人默默的一言不發。都目瞪口呆的。朝伊望着。他們都知道却而斯有個女兒。不過他們從來沒有見過。因爲却而斯把他的女兒。當做第二份財產。像金礦般藏着。不令白人看見。他們想伊不過也身體肥胖。衣衫襤褸。像鎖上常來售賣草藍和粗織毛毯的密克麥克女人一樣罷了。

現在伊既來了。又立刻告知他們伊的身世。和伊父親逃

入荒野的慘痛。他們很漸愧。臉上漲得通紅。大家都聚在一起。像一羣羊受着無宿的痛苦。有些人悄悄說道。壞了。壞了。那曉得幾句笑話。就弄到這步田地咧。

於是馬佛恩從櫃台後面。跑到門背後。掛衣裳和帽子的地方。連忙把帽子帶上。外衣穿好。對福新蒲道。你如果能告訴我你父親在那裏。我情願到那裏去。他說完後。這班人好像遇赦一般。隨即足聲雜沓。像稱讚他的話咧。

這位姑娘。還將信的疑的。望着這位少年英國人。馬佛恩又道。



我實意如此。如果你能指點我。他在那裏。我情願到他那裏去。於是福斯蒲隨即轉身出門。馬佛恩跟在後面。

在明麗的秋光當中。兩人蕩着槳。向愷豈邁幾古湖的下游去了。一路上。他們都沒有交言。馬佛恩只在船梢後。注視着福斯蒲的兩隻嬌嫩而秀美的櫻色手臂。在那裏一上一下。很穩的朝前划着。有時福斯蒲也斜轉半邊身子。來和他講話。但是不過僅有一次。

到了印第安却而斯岬。福斯蒲就把這位英國少年。引進茅舍。給了他幾天的食物。匆匆的指

點他。上了伊父親所走過的路。伊並且把路上做了記號。使他不至迷失。又告訴他見了伊的父親。應如何開談。令伊的父親不致疑惑他是個仇人。實在是位朋友。特地跋涉了許多森林。來探視他的。

藍的天空。爭相輝映。直到却而斯藏躲的地方。馬佛恩走後許多日子。福斯蒲孤單單的一人。住在印第安却而斯岬上的茅舍中。這許多日子當中。伊只見過一個人類。就是印第安的獵夫約翰。曾站在伊家門口。討過

他們倆分

火柴和煙葉。

別的時候。

一天。茅舍門口。來

曾有過一

了一個蹣跚的男

次草率的

人。在門前用拳敲

接觸。原來

門。因為力盡筋疲。

伊給他食

便倚身在門上。福

物時。他曾

斯蒲不曉得。突的

接觸過伊

把門一開。這人就

的手。經此

朝前一衝。跌進屋

接觸。兩人要不覺頰上紅紅的。此決非十月裏天氣和暖

來。躺在伊的脚下。這人既胖。臉上又不修潔。衣裳也扯碎。

所致。臨走的時候。他也沒有朝伊看。就很快的搖擺着。向

頭髮又亂蓬蓬的。望上去。好像一隻野獸。伊代他的燒破

森林中那條路上去了。一路上。樹枝交杈的顏色。常和蔚

的額角。用水洗清。又泡了些草茶。給他慢慢的喝着。救醒



之後。就讓他在一張軟皮榻上躺下。伊在旁邊守着。直等到他的狂熱完全退清。

胡官的知覺。已慢慢的回復。他也能朝福斯蒲臉上看了。他見伊的兩隻黑眼。總專注在他的身上。好像在半夜裏。看見森林中的水潭一般。又見伊平滑的臂上。套着琤瑯作響的金釧。不覺對伊頓起貪心。所以讓伊看護着。直到他回復了原來的健康和氣力。伊每天總得費去幾點鐘功夫。坐在他旁邊。代他把樹葉和草根擣的藥。敷在頭皮上的傷處。又將伊在火爐上燒的滾熱的食物。給他吃。漸漸的他也探聽得伊是誰人。伊的父親。如何逃到森林裏去。馬佛恩如何到那荒野裏去。帶伊父親回來。他又很精細的問道。你想馬佛恩能尋着你父親。把他帶回來嗎。福斯蒲簡單的答道。我想一定能夠的。胡官很好詐的笑了。一笑。因為他腦中想。他定要得着那金礦。但他絕不記着他的性命。還是福斯蒲救的咧。

後來他的氣力。雖已回復。但他總說尚未復原。福斯蒲聽

了。很不相信。因為有一次。伊俯着身子。代他頭上換新綑帶的時候。他曾捉住伊。伊覺得他眼光四射。很有勁力。怎奈伊又無力將他攆去。只得仍讓他住着。但是每天夜裏。伊自己總宿在裏邊的一間房內。把門門好。又把伊父親的一支長鐵管鎗。放在手邊。以防不虞。

不多幾天。却而斯和馬佛恩都回來了。在這個月杪。他們才離開森林。兩人走了許多路。所以都覺得疲憊和痛楚。却而斯臉上。覺得較從前老了許多。皺紋也比從前加了不少。很沈重的倚在這位英國少年的臂上。福斯蒲連忙跑到伊父親面前。他緊緊的抓住伊。一言不發。他未曾開口。眼淚已不絕的滴下。因為他此刻覺得實在已成爲老人。渾身氣力。都消散無餘。

福斯蒲很慎重的。服侍伊的父親坐下。又打了些溫水。給他洗脚。也照樣照應了馬佛恩一回。馬佛恩看伊。雖面有喜色。然而總遮不住那失眠的憔悴狀態。他在荒野裏。長漫漫的路上。也總忘不了伊的聲音。和伊手接觸的溫暖。

咧。

却而斯見胡官也在屋裏。不覺大喜。因為胡官既已發現。他總可以得到最後的充分證據。證明他無罪。沒有殺那艇中的兩人咧。因為胡官應能告訴凡立斯的官員。說却而斯對於二人之死。和第三者之入荒野。以及多日得病無助的事。並不知道。

却而斯說完以後。胡官奸笑了。他見胡官一笑。忽又大驚。較之在森林深處尤怕。外面樹葉一動。他聽着就像人隱隱的脚步聲音。手裏還帶着麻繩似的。福斯蒲朝胡官望望。也覺他滿肚藏着惡意。馬佛恩朝胡官望到福斯蒲腦海中。也覺得怒氣漸生。

時已深夜。大家都靜靜的坐着。那火爐裏的火。燒得熊熊的。縷縷不絕的思想。如織機上的紗線。不停的穿來穿去。情慾、愛戀、恐懼三者。都交集而來。最後胡官遂低聲把他的卑鄙意見。完全說出。他道。却而斯。可憐呀。我一定要到凡立斯去。告訴那裏的地方官。就說你在湖裏攔着我們

的船。把我的伙伴殺死的。

八

此時復又寂無聲響。其森嚴沮喪之狀。尤令人難堪。於是馬佛恩用堅決的聲調說道。惡狗。胡官聽了。立刻站起。臉上早無絲毫笑容。深沉的狀況。幾如死人。眼皮也湊攏來。只露出一線黑光。兩隻毛鬚的手。也捲曲如鉤。很暴躁的大聲喝道。你叫我狗。是你嗎。我叫你知道狗能殺……

福斯蒲不覺驚極長號。胡官說了這話後。又跳起身。用兩條勝臂。把這位英國少年。緊緊抱住。當下兩人拚命的撲打。不一會功夫。胡官因身體高大。已將馬佛恩抱住。馬佛恩宛如小孩疲極了。歎了一口氣。胡官又刺耳的一陣大笑。把這個已失知覺的英國少年。高高舉起。直到他把這個軟弱的肢體。舉過頭頂。直直的躺在他手上。他又深深的吸了口氣。說道。唉。我能把他擲在這火爐邊的石頭上。把他摔死。不過我有幾件事。要要求着。却而斯道。我們可以訂條件嗎。

却而斯綳紋重重的臉上。更加糾結。而且滿佈着恐怖和

厭惡的神情。他正要開口。忽的福斯蒲悄悄的走上來。深黑的眼中。滿露着無限情緒。但是面色很堅決的。對胡官說道。請你將他放在牀上。我們再訂條件罷。無論什麼。我們都贊成的。於是胡官復又大笑。將馬佛恩擲在牀上。大踏步跑到却而斯站的地方。朝他望着。厚大的嘴唇。時露奸笑。兩眼也兇光四射。說道。藏金子的先生。我們現在要訂約了。你也深知法律。對於我的話。是不能寬恕你的。如果我發誓說。我們從湖內風暴裏。才逃出來。你乘我們孤立無援。就設計把我的伙伴殺死。還刺了我一刀。又摸摸頭皮上的青色傷痕。說道。我還有這個證據帶去。你知道嗎。他停了一會。很令人感動的又說道。却而斯。我能把你送上你所怕的絞首架上去啊。

福斯蒲跪在馬佛恩旁邊。聽他心的搖動。又用伊柔羨似的手。在他腕上。不住的摩擦。

却而斯臉上。已經慘白。胡官知他已受了恐怖的打擊。但是却而斯一些也不恐怖。胡官知恫嚇已告成功。這位老

人心中毫不疑慮。像石頭般注視着他兇橫的臉上。停了一會。這位老人很簡潔的問道。你要什麼。胡官又奸笑了一回。盛氣凌人的答道。老人。金礦和你的女兒。我都要的。福斯蒲聽了這話。抬起頭。望着伊父親。見他看着胡官。一些沒有畏葸的樣子。胡官接着又道。金礦是換你的性命和自由。你的女兒。就是換這個稱豬的狗命。他現在已經半死。我一定將他殺掉。除非——說着。又朝福斯蒲看看。他真是一隻狡猾兇猛的虎。然而他還不知道這位印第安的姑娘。看馬佛恩的性命。比伊自己的名譽和幸福。還來的貴重呢。

却而斯很覺為難。慢慢的用力說道。黑心的人啊。你的條件太苛刻了。我既沒有能力。反抗白人的行為。也沒有犯過白人的法律。我只能告訴你金礦在那裏。胡官舐着嘴唇說道。還有——這位姑娘呢。福斯蒲一點不怕。很堅決的代伊父親答道。是換這位英國人的性命嗎。——胡官道。是的。他說時。就朝伊面前走一步。却而斯又低聲道。

法國朋友我無力了。傷心得很。動彈不得了。恐怕不能領你到藏金的地方去了。也不能畫張圖指點你。頂好今天夜裏。我休息的前頭。領你去。明天我很疲乏。不能再走路了。

胡官的兩眼。忽然發出一道貪得的神光。心想今天夜裏。就可以見着。却而斯藏財產的祕密所在了。也可以自己目睹那白水晶和那滯鈍無光的金礦支脈。我。我用刀子去掘幾塊出來。不是很好嗎。

他心中忽又謹慎起來。他想這個印第安人。一定恨他。不免就要捉弄他。後來又不覺暗自發笑。這個老人。頹弱已極。身邊又沒有帶兵器。他自己身上。却鎗刀俱全。是決不怕他的。他腦中此種兇惡思想。方才過去。別的思想。忽又像一條極毒的紅蛇。爬了進去。他想這個不妨事。只要把樹皮斫去。做個記號。就不愁自己一個人尋不出原路。到這茅舍裏來了。因為他恐怕這位印第安人。指示出祕密所在。在後。就不能領他再回來了。

後來胡官道。我們應該去了。他並不怕福斯蒲乘他離開時逃走。因為伊所愛的馬佛恩。還沒有甦醒。伊一定要守着他的。

却而斯忙忙的點上一個燈籠。又從一只草根編的盒子裏。揀出幾粒乾菓子。這菓子微微有點香味。告訴胡官道。他們可以在路上增加我的氣力。但是胡官並沒有注意。只是用狡猾兇悍的眼光。看着福斯蒲。並且警告伊道。我對你講。你須記着。你莫對我行詐。如果我們回來。見你已溜走了。你父親的性命。可就一定不保了。他的性命。正在我手裏。你知道嗎。福斯蒲聽說。微微點了點頭。兩道眼光中。却含着厭惡的神氣。

他們都已準備妥當。福斯蒲就從牀邊立起。正想和伊父親說話。眼中已撲簌簌流下淚來。哽咽得不能成聲。伊却又極力忍住。却而斯見這情形。用密克麥克語。對伊說道。我女啊。你莫害怕。今天夜裏。水鳥一定要叫的。你的。心。總要指導你的。胡官在旁聽了。不懂。很是生疑。這當兒。福斯

蒲的臉色。慘白和死人一般。伊父親跑到了門口。又掉回頭。很嚴肅的說道。今天正是月杪啊。說了這話。便走出屋去。這位得勝的胡官。忙跟着他。走上那黑暗的地方了。

一路之上。他們走得很慢。因為胡官常常停住。用刃斫削樹皮。當做他回來的記號。他們在森林中。一連走了好幾個鐘頭。那燈籠裏搖擺不定的火光。照着兩旁的赤楊。好像惡鬼般瞰視着他們。黑色的橡樹。葉子被風吹得呼呼的響。恍惚在那裏怒號。棲宿的夜鳥。也驚醒了。亂撲亂飛。並發出淒楚的音調。

行了多時。忽然到了一處。松樹交加。枝葉密佈。攔着他們的去路。却而斯將他們推開。胡官也跟着他。用手攀折。誰知樹枝堅硬。把他臉上和手上。都劃出許多傷痕。走過了這裏。就到了一處狹谷。兩邊石壁陡立。情勢很是險峻。却而斯並不停步。領着路。仍望前走。過了一條已經乾涸的河底。又是一叢松林。當路攔住。他就折向左面。再朝前走。胡官緊緊的跟在後面。又走了一會。胡官忽在迎面的山

石間。看見有一條裂口。四面都是陡峭的石壁。在石壁的前面。就是白人們直到現在。未曾見過的一個黑魘魘的大洞。

却而斯道。到了。胡官聽說。狂嘯了一聲。他雖十分兇猛。但如今到了這險峻的地方。也不禁有點膽寒。又疑惑這裏並沒有金礦。是却而斯欺騙他。但又想却而斯決然沒有這般大的膽力。當下他細瞧這個洞。約有一人多高。洞口有兩塊大圓石。很像是一喝醉酒的邏卒。立在這裏。保護洞口的。圓石後面。有許多小松樹。宛如受了驚恐的小孩子們。躲着不敢作聲。却而斯首先跨進洞口。喊道。進來啊。胡官便跟着進去。

他們站在一間圓形的石房中。週圍的牆壁。都是白得和雪一般的水晶。照耀在黃色的火光中。顯出那游移不定的影子。照在牆壁和天花板上。好似世間的鬼魂。方從黑甜鄉裏回來。

胡官從却而斯手中。將燈籠奪過來。靠在壁上。四面亂照。



此刻他心中的恐怖和戒備。早已置之腦後。只覺得貪心大熾。因為隨着那耀眼的水晶牆壁。灣灣曲曲的走進去。又看見一條條呆黃色的東西。細看乃是一處純金礦脈。生產的豐富。真是他夢想不到的。他既得到了這金礦。這一樂自然非同小可。他朝夕貪望的目的。現在竟已盡歸掌握。從今以後。可不必再愁財源竭蹶了。

胡官受貪心的驅策。就如瘋了一般。把燈籠望地上一放。拿刀就掘。連砍帶撬。氣呼呼的像牛一般。掘起來後。又放在手掌中。估計分量。再朝地上望望。不知



有多少黃金。再也捨不得走開去。因此他便不曾注意着却而斯。却而斯已悄悄走到洞門口。從一個藏物的石縫裏。拿出一根既長且瘦的東西。胡官也不曾看見。却而斯彎下腰。埋了點東西。在拳大的一塊泥土下。更不會瞧見。却而斯手裏拿根火柴引火。後來却而斯回進洞來拿燈籠。他方纔曉得。因兩下裏一爭奪。燈籠便在石壁上撞熄了。

胡官急急的想朝洞外跑。正在這當兒。忽然震耳欲聾的一聲響。接着就有許多堅硬如石一般的拳頭。向他身上播來。又像被人用死力的掄在地板上。煙味土氣。觸鼻欲嘔。當即昏昏的躺着喘氣。心中忐忑的亂跳。口中不住唉聲歎氣。老遠的又聽得刮辣辣的響。聲音很微小。就像許多石頭。從陡峭的山坡上。滾下來的一般。此刻全身都漸覺麻木。他很想移動一下。怎奈肢體太重。反牽得渾身疼痛如裂開一般。

黑暗以外。忽的傳來一陣笑聲。這笑聲很慘厲可怖。他聽

見了。渾身的血液。幾乎都冰結不流。又聽見有人說道。法國人。你還活着嗎。這聲調很覺滿意。胡官料定必是却而斯。便呻吟着答道。是的。你也受傷嗎。這是怎麼一回事啊。我們怎樣出去呢。你這惡魔。快的告訴我。否則——

却而斯道。出去嗎。嘎。法國的先生。做買賣的能手。你何不多掘些黃金。帶回去使用呢。你可知道洞門前的兩塊大圓石嗎。火藥炸開的時候。他們已將洞門塞住了。你可曾受傷嗎。過了一會。笑聲又來。但已較前微弱。胡官又聽見却而斯說道。殘暴的胡官。你已到了金礦裏了。我沒有失約啊。時候久了。你取到的金子。必也不少了。你可以不再須空氣了。金礦已爲你獨有了。因爲——這以下講話的聲音。像是被風吹去了。後來聲音又轉高。並且很莊嚴的。我已走上祕密的路。不久就往無人居住的地方去了。我已將金礦的祕密。送入白人手中。不出月杪。我必死去。所以我就預先把死菓吃下。法國人。他們現在領我去長眠了。黑色的水鳥。夜中必叫。但是我巢裏的小鳥。——伊

也可以免墮入胡官的掌握中了。胡官連連喊他。可是決沒有回音。他也只得孤單單的和黑暗作伴。和死人爲隣了。

在愷豈邁幾古湖濱上的一座茅舍中。馬佛恩眼睛張開一看。見時候已是清晨。耀眼的陽光。照得滿屋通明。福斯蒲在他旁邊。正將一堆水晶。放在一塊皮上。伊一見他醒來。連忙的立起來。他怯弱的問道。你父親呢。伊慢慢答道。他不回來了。他們都不回來了。昨天夜裏。我聽見水鳥叫

的。所以我知道——

馬佛恩看看皮上一堆水晶。再看看捆好的一堆衣服和幾件傢具。便問道。你預備離開這裏嗎。福斯蒲答道。是的。你能和我同走嗎。馬佛恩點頭答應。並伸出一手。伊就將伊的手放在他的上面。他又問道。你情願跟着我嗎。伊道。我跟從着我的心。伊說這話時。他便把伊抱在懷中。

——完——



## 西笑彙錄

胡文煒

體操教員道，「你們都仰臥在地上，抖動你的脚踏自由車一樣」。有一個學生停止了。教員問道，「你爲什麼停止了」？學生道，「我現在坐在雪車中了」。

諸位可曾明瞭  
中國的  
國際地位 外交歷史 僑胞情形

請讀下列各書

英文國際上之中國 一册 三元

China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

著者霍氏(Hodgkins)以國際主義者聞於世。旅華甚久，於我國情形，極爲熟悉，本書乃集其講演稿十餘篇，編輯而成。其主旨在從歷史觀點上，闡明中國與列強之關係，對於我國種種新的發展，予以深切之同情。欲知我國國際地位者，不可不讀。

英文中國外交史研究 一册 三元

Studies in Chinese Diplomatic History

夏晉麟著 此書爲著者在愛丁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之論文。對於外人在中國境內之領事裁判權，租借地，勢力圈，門戶開放主義，軍警，關稅諸問題，均有詳細之論述。全書用英文寫述，流利動人。當此外交緊迫之際，凡我國人，亟宜人手一冊。

英文華僑概觀 一册 三元

The Chinese Abroad

MacNair 著 本書搜集關於華僑之各項資料及歷史概況，爲有系統之論述。對於中國殖民，入籍，僑工，僑商，留學及法律保障國際關係等，皆經整理編入。留心僑胞狀況者，均宜購讀。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商務印書館之

# 影戲事業

我國活動影戲事業本館實創其始所  
 攝影片已出五十餘種概分社會教育  
 時事風景四大類自建鉅大攝影場對  
 於編劇導演佈景攝影諸端均有專家  
 主持出品日益進步  
 本館備有映演影戲機凡團體開會家  
 庭喜慶均可代演影戲各地影戲院如  
 有常期租演本館影片願立合同者本  
 館亦極歡迎

■ 影片價目單承索即寄

## 出品要目

醉 綠 恨	松 柏 傘	愛 國 傘	好 義 弟 親	大 花 落	蓮 花 金	孝 婦 得 金	荒 山 金	兩 難 得 金	女 子 體 育 觀	驅 蚊 十 節	北 京 雙 十 節	浙 江 潮 景	湖 山 風 景	西 湖 風 景
-------------	-------------	-------------	------------------	-------------	-------------	------------------	-------------	------------------	-----------------------	------------------	-----------------------	------------------	------------------	------------------

# 哭

A Weeping Lady, by Sam Hellman

胡大奶奶的眼皮兒哭得通紅。桌上的晚飯快冷了。岳翰還沒回家。他從來沒有過像今天這樣遲。叮叮叮大門上鈴兒響。胡奶奶連忙拿手巾，揉着眼睛，去開門。來的不是岳翰；卻是岳翰派來送信的一個小廝，他冒失失把信向奶奶手裏一放；等不得奶奶那顛活活的朱唇上迸出甚麼話來；掉轉身，連跑帶跳。一溜煙地去了。奶奶沒奈何，漲足了兩包眼淚；推到電燈光下，念那篇信：

「茉莉吾愛 我今夜不回来了。無論那一夜我不回来了。從今以後你再不會見我的面了。我如今遭了一件駭人的大失敗。你趁早回娘家去罷。他們的力氣很能够供給你。我卻不能了；恐怕終久不能了，我今晚就須離開這個愁城。我寫信給你，通知你這件事；爲的是，免得回家周折。我實在怕你——怕你的眼淚。你和我相處，整整三年了。你彷彿在眼淚裏過生活。我真不能再忍受這個了。我離家這就是個

最大緣因。果然我有這麼個夫人。在我心裏煩悶的時候，她能對着我笑；在我身子乏的時候，她能叫我舒服。那麼我也過得去了。但是你這一位奶奶啊！你供給我的就是，眼淚，眼淚，眼淚。在我高興的時候是眼淚。在我憂惱的時候也是眼淚。

你嫁了一個鐘頭之後，就因趕不上汽車，哭了一場。我們度那個蜜月，老實說，我是飽嘗了一個月的眼淚滋味罷！衣服不合式，結果是眼淚。飲食不適口，結果又是眼淚。任甚麼不稱心，結果都是眼淚。唉！你那源遠流長的眼淚真把我的心血都沖淡了。我曾經瞧過一齣戲，叫做「淚魔」。有一個婦人想向他丈夫要求甚麼，件件是用哭的法子。你哩，不用說件件要求都被你哭到手。並且連我的脊髓，我的腦子，唉！簡直說，我這全個的人已經被你的眼淚浸爛了。

我從今日起，再不負你「哭」的責任。你該首肯我的決心，我不以為這種決心是我的謬誤。我已經盡心竭力無微不至的博你的歡忻。你終是悽悽切切，嗚嗚咽咽，日夜的悲痛。就在很該快樂的地方，你竟會大哭。

我們纔結婚的時候，我在賀爾布洛克公司裏，占的一個位置總算不錯，你卻硬要我辭職，自謀生活，如果我安心在那公司裏執事，直到如今，我該做成一箇圓滿的股東了。然而你斷不容我。你為這事朝哭暮哭。你把所決定穩便的主張哭化了，到底上了你的路。

如今我的光景是：借來做資本的錢已經虧耗干淨；和我相識的人個個都是我的債主；我幾乎連倒賬都不夠了。我被你的淚魔顛倒到如此。在前數月內，你果然有一付笑容，振作我的精神；我或者還可僥倖。但畢竟什麼用處？即使成功，你因我辛苦經營，怕也要哭的。今則吾竟一敗塗地——罷了。茉莉，上帝

佑汝。這事也許是我之罪惡。吾願你長在世間好自求樂——岳翰

胡大奶奶念完了信，她的眼淚乾了。她的面皮脫色；渾身發冷；一滴眼淚沒有了；忙忙走到電話跟前。

「總局45675號。你是岳翰麼？我不哭了。你來家罷。我發願再不哭了。岳翰，請你信我罷，我樣依你了。我從前哭，不過要人疼我。我哭的時候，你總疼我。所以我越發要哭。早知你怕哭。我何苦哭哩？我再不願哭了。岳翰，請你快些來家罷。是呀，我就媛起晚餐來。親愛的，你快快樂來，嘻嘻哈哈你聽，我是這麼一個快樂樣兒！我專等着你哪！」

奶奶放下電話筒，堆着一臉笑向餐室裏走。哇！可惡的畜生。」

一個饞嘴貓兒正蹲在桌上，享用那現成的晚餐。被她這一喝，銜着塊肉就跑。大奶奶氣得坐下來，兩手抱着臉，又哭了。

# 黃白的愛情

謝頌蒸  
米星如



## (一) 過去的印證

我至今還能記得在幾年之前，亞細亞雜誌上曾登載過一篇「我的中國的婚姻」自述的文章，那是一個美國中等人家的女子所寫，便是說到伊自己和伊的丈夫的愛情故事。伊是曾經受過高等教育，伊的家境，也很不壞。當伊在美國某大學中肄業的時候，伊遇見了一個中國的青年留學生，他們因為互相愛慕，便由朋友而進到締結婚姻。他在中國的家庭是很富有的，他在生活上也不感到什麼不足。不過他的父母實是乘着過去中國人特有的頑固性質，聽見兒子在外國要娶一個白種的媳婦，便老大的不以為然，雖然經了他的委婉解說和

誠懇的請求，他們也不肯允許他和伊結婚。但是愛情是潛伏着不可思議的偉大能力，使他寧可做一個忤逆的兒子（？）却終不願做一個薄倖的郎君，所以他甘願犧牲從父母那裏得着的鉅額津貼，而毅然的和伊舉行了婚禮。後來他們一同到了中國，虧着伊溫柔的性格，恭順的美德，感動了伊的中國翁姑，便得着他們正式的承認，於是復好如初。最後他們又同往美國，那是去省視伊的父母，不料他便在那邊沾染了一種危險的時疫，竟死在異邦；身後遺下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就委託了他的愛妻了。伊自從他死後，百念俱灰，就把他們過去的愛情，用纏綿悱惻的筆墨，細細的追述出來。那篇文章出版之



後，便震動了許多的讀者，引起無量的同情，也曾博得多少傷心的眼淚。由此更引起讀者的討論，雖使紛歧的批評，難得一致的結論，但大多數人却從此而承認婚姻的結合，應當憑着神聖的愛情，而不能限制於種族的歧異。所以那故事的影響不可說是微小，因為雖是一段個人的婚姻史，却是關係着種族問題和愛情問題，便不容人而不注意了。在這事發生之後，不期最近却又有了一個時間雖異，而事實却同的事實。

## (二) S 姑娘

在中國南部的芙蓉城，不知從幾十年前，早已由海船載來宣傳福音的西洋傳道士。他們見芙蓉城水陸交通便利，就慢慢設法立下教會的根基。到了最近十幾年中，芙蓉城的教會已經建築了巍峨的教堂，開辦學校，醫院，以及各項慈善和服務的事業，十分的發達而且堂皇。那地的人民，因為習見了西傳道士慈祥的容貌，親沾着教會的好處，也早經忘記從前仇外的各種事實，彼此相安若素。

了。

司牧師在二十多年前，是從太平洋上偕同他的師母浮海來到芙蓉城，辦理那裏的教會。他來的時候，還是英氣勃勃的壯年，但因飽經了那裏的海風，到現在也便露出些老態了。他們沒有兒子，只有一個獨生的女兒——S 姑娘。S 姑娘是生長在中國的，從襁褓中便由中國的阿媽撫養，所以伊在肉體和精神上早經默契了這數千年老大古邦的氣息。伊小時的伴侶，都是些中國的孩童，伊和他們一道玩耍，十分的快樂，在伊那天真爛漫的心目裏，原沒有把中國小孩看做和自己有什麼兩樣。伊極歡喜和他們一處往來，伊有時邀約他們到自己的家裏請他們吃茶點，他們也有時請伊到家裏去吃飯。伊極歡喜吃中國飯，即使燒餅油炸燴之類，伊也沒一樣不愛吃。所以伊常說：「我歡喜吃中國東西，也歡喜中國人。」

他常常把美麗的畫片和小刀贈送給伊的中國小朋友們，伊在夢中也是和他們在一塊頑耍。每每歡喜得

笑了醒來。後來，因為伊的年齡要把伊送到較高的學校裏去讀書，伊便暫時離開了芙城，到了上海，進一個中等學校。伊在上海不久，便很覺有些厭惡，第一因為伊不能再看見那班可愛的小朋友；第二便是伊深深的知道上海並不是中國本色的地方。

伊在中學讀完了所有的課程，便離開中國，到美國去入大學。那時伊的年齡已經不再是小孩，但伊對於從前的一班小伴侶，仍然不能忘記。伊在美國，也時常想到中國風景的自然，和人民風氣的醇厚，使伊決定要來中國做事。

伊從大學裏出來，便被教會派到中國來傳道。伊仍舊是到芙城，相幫着伊的父母，宣傳上帝的福音。但當伊再到芙城的時候，伊已經成了一位高貴的女士，因此伊便失去了小時的一班朋友，這却使伊深深的悵惘。

### (三)「皮色有什麼關係呢」？

S 姑娘第二次到了中國之後，既然要向中國人傳

道，便不能不學習中國的言語和文字。所以在伊尚未開始工作之前，便須有幾個月的功夫，去領受中國式的教育，這也是教會裏歷來的一種規定。

他們替伊請了一位留着幾寸長手指甲的老先生，來教伊的中文，那先生謹慎小心機械的向伊讀「人：天……有無……」伊只希奇着他那彎屈的脊背，更注視着他那手指上滿藏污垢的深長指甲，於是便忘記了跟着讀下去。及至教授的時間完了，那先生把一本薄的小書捲着，塞在褪了顏色的黃綢套褲中去，伊也就頻頻呵欠起來。

在理伊是不能再這樣的讀下去了，他們知道那是先生教授的方法不良，便辭退了他，又為伊另外聘請了一個青年的教師。

逸君是芙城教會所辦中學裏的一個高材生，他因為家道清貧，使他在讀書的時間外，不能再兼着做一點事。他本是一個聰慧的人，又加上勉力的發奮，在學校

裏便得着極好的聲譽。那時他正請求校長推薦些什麼事做，好得些收入，恰巧教會裏要聘請一位官話教員，由此他便做了S姑娘的先生。

他是富有新知識的人，再加上他那靈活的思想，巧妙的方法，在幾日之內，便引導S姑娘得着許多的興趣，更知道許多關於中國的重要知識。

他原不是一個中文教員，他只是要藉工資讀他的原定目的，是要從中學畢業以後，再入大學；他的肯來教授S姑娘，也便是因為要藉以達到他那高尚的目的緣故。

S姑娘見他沒有那樣的長指甲，並且脊背也不是彎屈的，先就愉快了不少。幾日之後，伊更能由他的指導裏知道他的聰慧，不禁暗暗有些佩服他的意思。

他已經教過伊半個月了。在一個暖和的天氣，他把伊的功課上完了以後，時間還沒有到，他們便傾談起來。

「請問你，你也羨慕西洋的文化嗎？密司忒C！」S

姑娘手中轉着一根鉛筆，這樣的問着逸君。

「西洋的文化麼？固然也多有可採的地方；但是太嫌物質化了！」逸君翻着案上的一本風景畫冊，俯着他的頭回答。

「那麼，請你告訴我，中國的文化是注重精神的文明嗎？」S姑娘注視着他的面龐。

「大概是的，不過却不像印度那樣的過甚，因為中國民族是主張中和的。」逸君也擡起了他的頭。

「我真不懂，地球上的人為什麼要分成這許多紛歧的界限，因為所處的地方被山和水分開了，就演成許多堅固不可破的疆域，你說奇怪不奇怪！」S姑娘感慨了。

「據我想，地球上人們的分出界限，不僅是地域的關係，而且是種族的判別。你看西洋人和中國人的不能真實了解，不就是因為皮膚的顏色有黃白的不同麼？」

「哼，我不懂，皮色有什麼關係呢？」伊和他的眼光

正打了一個對照，他們的頭也如受了電似的，同時慢慢地垂了下來。

#### (四)快樂的聖誕節

近來逸君和S姑娘兩人的心中，都充溢着一種甜蜜而煩悶的感覺，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緣故，只要在教授上課的那短促的時間裏，他們便心神俱泰，覺得十分的安適；若是那時間完了，他們分開了，便深深地覺得缺乏和空虛，無論什麼事也懶得去做。

伊雖是一個美國的女郎，但伊平時實在覺得自己和中國人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伊從中國到美國，再從那新大陸跑回這老舊的古邦，所遇的男子，自是很多，但伊據自己仔細的審察起來，却要以他算是最能合意的人。他的英文程度雖然是很淺薄，但他的聰慧是足以補滿這種缺欠的。他有極靈活的思想，聽了伊的言語，便能迅速的了解伊的意思。伊在前也曾讀過那篇「我的中國的婚姻」，並且爲那作者的愛情痛灑了同情之淚。在這

時伊的潛意識裏便不知不覺的想到那篇讀物，同時伊不禁怦怦地心跳了。

伊在自己方面，竟絲毫尋不出什麼對於他的不滿意，伊早是心許了他，但伊尚有點惴惴，便是不能明白他對於自己到底抱着怎樣的觀念。伊想他的爲人，是和藹的，超逸的，而且是富於感情的，或者也竟愛上了自己？不過他前次不是這樣的說過嗎？「美國人和中國人的種族不同，便因此不能互相了解……」這是什麼意思？伊想到這裏，心頭便微微的痛了起來，但不久伊就轉了念頭，伊又想到那只是他對於西洋人歧視中國人一種不滿的論調，他自己是沒有這樣界限，因爲伊原相信中國人沒有這種畛畦的觀念的。

他也正是在刻不寧息的思想着種種的問題。他確實是已愛上了伊，他見伊那樣的天真，更那樣坦白，早已化除了他初來教書時懸擬着的猜疑。他常常覺得伊的眼光充滿着愛情，兢兢地注視着自己，便不禁微微顫

動，同時心頭也好像吸着一滴不可言喻的慰安之露！但他却不斷的想到幾種掃興的阻礙：第一，他想他原來是教伊讀書的，若是由此而發生婚姻的關係，別人必以自已爲有意的誘惑。第二，自己讀書尚沒有什麼成就，怎樣好談到婚姻的問題呢？第三，自己知道家境貧寒，便使娶一個中上人家的女子，尙嫌力有未能，更何況生活高尚的伊呢？最後，他更想到自己英文程度的幼稚，更屬難成問題的致命傷痕了。但他在心灰意懶的時際，每因爲愛火的燃燒，便又發生極強烈的希望，他以爲天下事固是無奇不有的，他們的婚姻，也未見得有什麼絕對的不可罷。並且，「哼，我不懂，皮色有什麼關係呢？」這不是伊親口向他說的麼？

天空中浮泛着層層的灰雲，噪雪的寒鴉，陣陣的從高柳梢頭飛過，那正是聖誕節的前夜。

他衝着寒氣，一直走到伊的家裏，那時樓上燈火輝煌，悠揚的琴聲，夾雜着歡樂的笑語。他在樓下客室裏等

了一歇，那琴聲忽然停了，接着樓梯上便有輕悄的皮鞋聲音，他連忙立起身來，伊已經熱着脚尖走到客室裏來了。那時伊穿着輕而薄的晚服，伊的面上呈現着愉快的笑容，於是伊的兩頰更見得嬌紅鮮艷了。

「快樂的聖誕節！」

他們同時的歡呼出來，隨即互相緊緊的握了手。伊請他坐下，自己便坐在他的身旁。他心頭突突地跳着，從袋裏拿出一個精美的鏡篋，順便塞在伊的手裏，伊低聲的向他耳邊道謝，隨即起身在一個桌子的抽屜裏，取出一個長方的盒兒，極親熱的送給他，他接到手裏，在電燈光下，分明的看見盒面上寫着兩行中國的小字：「願你帶着一個快樂的聖誕節！」撒琴敬贈。」他快樂非凡，便溫柔的再握了伊的手。

他們坐得十分貼近，彼此聽見急促的呼吸，他的手不停的顫着，同時，他手裏的手也瑟瑟的抖着，這樣再過了一個長時間的沉默。

「S！請你原諒我……」他終於努力的說出來了。

「我沒有不原諒你的……」伊感動的說。

「那麼，你願意麼？」

「極願意……」伊迴轉來，向他甜蜜的一笑，他便熱烈的吻了伊。

### (五)重要的聚會

S 姑娘把和逸君訂婚的事，勇敢的稟告了伊的父親，當時便遭了他們的反對；但伊的老父親是極鍾愛伊的，伊的母親也不肯拂逆愛女的心意，所以結果還是要歸伊自己做主。

「我替你們打算，還是現在不要宣布出去的好，我親愛的女兒！」司牧師摘下了老光眼鏡，帶着警告的聲調說。司師母却很憂愁的看着伊。

在一個重要會議將要開始的時候，禮拜堂裏的鐘鏗鏘的響了，於是教會中重要的領袖們，宣教師高爾先生，女宣教師高爾師母，馬頓校長，和威烈醫士等人，都是

其中最佔權力的西執事。在司牧師的大客廳裏，擁擠着男女老幼數十位執事，他們照常的唱詩，祈禱，報告，和討論教會中一切的事務。正當這個時候，教會的輔助傳道——司牧師唯一的愛女S 姑娘，忽嚴肅的從大衆中站起來了。在克伊的母親司師母原是緊靠着伊的身旁，隨時可以牽掣伊的衣角，使伊不能在大衆面前宣布伊自己的秘密，但在兩分鐘前高爾師母忽然要和伊一同商量什麼更緊要的事，伊便不能不暫時離開那含有危險性的女兒，請高爾師母到一個屋角裏，低聲傾談，不料S 姑娘竟趁着這一個機會，終於在大衆中嚴肅的站起來了。

大衆聽了S 姑娘的報告，真如晴空中陡然的一聲霹靂，個個做聲不得，於是大客廳裏便經過了暫時緊張中的沉寂。

「那有這樣的道理，難道要倒上帝的靈麼？」高爾先生開始駁斥了。於是客廳裏隨即起了擾攘的議論，在

紛紛的議論裏，更時時聽見驚人的警句：「如果這事實現了，我們的教會便將坍塌了！」這是馬頓校長帶着怒容說的。跟着就是威烈醫士深沉的呼道：「哼，白種人尊貴的人格，從此將要掃地了！」

高爾師母挽着司師母的膀臂，款款地走到S姑娘面前，皺着眉毛似憐惜又似輕蔑的說：「我的S！你應當知道中國男子的脾氣，他們是不能保護妻子的啊！」大衆見S姑娘只鎮定的坐着，對於他們的反對，沒有一點屈服，於是紛囂的議論便靜止了好些。

「諸位，我想我們對於這件事，決不能坐視，應該趕快設法才對！」馬頓校長用那攢用的高音，向大衆攤開了兩隻大手，好像手裏是擺着許多計策似的。

## (六) 海天茫茫的歸途

逸君正式的被教會辭退了教書的職務，這也是早在他們意料之中的事。但他決不會因此就不再往伊那裏去。不久，馬頓校長嚴厲的命他停學，並且立刻要他搬

到校外去住。這樣一來，他們更覺得自由了，他們仍舊是繼續着甜美的愛情生活，差不多沒有一日不相會面。這更使大衆羞愧而致震怒了，於是就決定了最後的一着，停止了S姑娘的職務，再送伊到美國去讀書。

伊得了這種不妙的消息，心裏自是萬分的委屈，司牧師和司師母也深知道伊的衷曲，便在伊將行前的幾天裏，不斷的諄諄勸慰伊：「你年紀還輕，自然沒有多大的經驗。做事不可一意孤行，也得仔細的審察，更當容納他人的意見……他們把你送回國去，也是對於你的一種好意，你這番去再入大學，當可得着更豐富的學識了。……」

逸君先期趕到申江，挾着滿懷的愁腸，飽含滿眶的熱淚，要來送這傷心的慘別。在那天色黎明的時候，朦朧的曉霧，籠罩了繁鬧的申江，在那萬衆喧呼人聲嘈雜的碼頭上，他握緊了伊的雙手，往返徘徊的走着，只是尋不出一句什麼話來。最後，汽笛又嗚嗚的緊叫起來，輪船上

的黑煙更冒得濃厚了，伊直牽着他的手，同走到甲板上。那江面上的晨風，陣陣的吹來，把伊額前的短髮，吹散得如萬縷的金絲。這時他心頭一動，知道別離就在目前，便勉強的問伊道：「我們此別，後會何期……」下面的言語，就順着嗚咽的聲音吞下肚去。伊忽然興奮起來，爽直的說：「逸君，我此番迫不得已的歸去，不久即當再來，請你謹記，我們的愛情，是永遠不變，我們的婚約，也是永遠不移……」

伊獨自憑欄，眼看着茫茫的碧水，知道那船正是向前走着。走着，離開中國便漸漸的遠了！極目海天深處，只是一片汪洋，直連接到不可知的境界，在那風平浪靜的時候，水面平得好像一塊大青銅鏡；有了微風，便起了漣漣的細紋，如同在織着天機的綠布；及至風浪大作，那海面平靜的現象，不再能看見，只是澎湃衝撞，翻擾得一息不寧。伊深深的慨嘆，覺得人生也不過是這樣。伊在船上，極其孤寂，心中更藏着不可言宣的愁煩，却沒有一個人

來安慰伊。伊每見晴和天氣，明亮的日光倒射入海，心裏便覺充滿了光明，前途似有極大的希望。若遇陰雨天氣，只有一片晦森，更加憂鬱，只是抱着絕望的悲哀。

伊在船中常常想到父母，便寫信寄給他們，向他們表明自己堅貞不移的志願。伊一再的陳說：自己是早已知道處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裏面，也早已安排着受逼迫嘗艱難了，但自己更實在的覺得若是不改變初志，終有成功的可能。並且，伊又是信靠着上帝的，伊信凡事都由上帝的規定，其成敗順逆，都非人力所能為。

伊在船上度着這樣單調的生活，那隻船上的乘客也很衆，差不多每日都有好幾次的遊樂聚會，跳舞，唱歌，演劇，……伊早已覺得不耐，那裏還有心腸去作樂呢？伊當乘客們喧呼笑樂的時候，便獨自走到甲板上去，伊看見水天相接，茫茫無限，正足以表明伊心中的憂愁無限，同時伊所有的真純愛情也是無限的。那天，伊飽看了海天的風景，更羨慕着水面上悠閒自得的海鷗，伊



忍不住的走回艙中，寫了一封信寄給伊的父母：

「父母親：

我今日見了海水的自由，水鳥的優閒，深感到人生的缺陷。我真願意化身為海水，或者做那水面上飛鳥，去行我心中所願做的事，決不受環境的牽掣。

我要請你們不必為我傷心，以加重我的不安。我自己的事，並不希望你們給我以什麼助力，只求你們不要加入他們的團體，設法阻止我已決定實行的意志便好了！

你們的女兒S。」

### (七) 尾聲

S姑娘到了美國，便進了大學，伊由於這一番的經驗，深深的知道依賴旁人總是不能如意的，便決意不再受教會中的津貼，只自己去尋找了一點工作，度那半工半讀的光陰。不久，伊便出了大學，完全去工作。伊所賺得

的工資，固然是十分的微細，但伊却能極力儉省，便慢慢地儲蓄起來。伊做了年餘的工，伊放在銀行裏的存款，也漸漸隨日月而加增。一天，伊把儲蓄的簿子拿來核算一下，却已有了六百美金。伊真是喜出望外，那並非只因了有錢，却更是因為可以自由的用那錢了。

在一個夏日的午後，伊從紐約乘了船到中國來，伊臨行的時候，拍了一個電報給那愁居芙城的逸君。逸君如同發狂般的立刻動身跑到申江等候伊所乘的那隻船。

有那麼一天，天空中晴朗得萬里無雲，在一處樹木蒼蔥裏，露出紅牆一角，那便是申江著名的中國禮拜堂。那天早晨，便有清朗的鐘聲從那禮拜堂裏響了起來，一次一次的響着，直到門前陸陸續續地來了一些車馬，那兩扇大門正式的開了，牧師便按着預定的時間登臺，向來賓們報告今天婚禮的由來，末了，他更加上幾句結論說：

「逸君和S姑娘的結婚，實在沒有什麼希奇，因為世人都是上帝的兒女，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爲一體，這正是上帝愛人的旨意。」

那時一對新人莊嚴而美麗的走到臺下，來賓們便立起同聲唱道：

「金精玉潔愛的佳種，

不會爲狂風暴雨而摧殘罷，

這花所以是恁般燦爛而馨香嘞！

金精玉潔愛的佳種，

不會爲狂風暴雨而摧殘罷，

這果所以是恁般鮮美而芬芳嘞！

「不有堅強翻，如何衝破羅網而高飛？

不有真烈情，如何撥散陰霾發光輝？」

「大同啊，夢遠，  
天國啊，路遙，

只要精誠直往，

便一霎時能够實現，

便一瞬間能够達到！

「羨君成佳偶，

謝君垂美範，

祝君享良緣，

同君共歡唱！

「……………」

……………」

# 圖廠聯話

張緩圖

聯雖小道。頗不易爲。蓋能以少數之字。而能包括多數意義於其中。簡潔了當。非胸具積學而富於才智者不辦也。諺云。看來容易却艱辛。此七字可爲相聯金針。

聯語首貴立意。字句次之。以渾厚清穎秀逸別致豪雋奇崛爲上品。平庸爲下乘。聯句貴自然。不可過於刻畫。方是佳構。若占占於一字之推敲。務求配合爲工。則必失之板滯。轉致索然無味。落小家氣。成俗品矣。

昔吾鄉阮雲臺宮保游焦山時。山僧具紙墨求書。宮保爲書臨萬頃之茫然。障百川而東之。乃俗僧不知。以二之字爲請。宮保默然命家人撤去。易以他聯。至今論者惜之。

清中堂柏公。以試士獲罪。伏法。黃漱蘭學使輓之云。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雨露雷霆皆主福。臣門如市。臣心似水。皇天后土鑒孤忠。哀而不怨。深得風人之旨。

徐寶山軍統。死於揚州。一時輓者甚衆。以孔劍秋先生一聯爲最佳。其句云。草奔起英雄。談城北威名。大家失色。(軍統別號徐老虎)鼓鼙思將士。聞竹西歌吹。都是哀音。運筆奇巧。可爲徐公寫照。

秦興孝廉李辟愚。因詐賣監照。爲學生所控。致革功名。謫後歸里。以蒙館自給。時值該鄉演劇。鄉人有以戲臺聯索書者。李撰一聯與之云。看戲不知唱戲苦。下臺更比上臺難。因時感事。妙在眼前語。俯拾卽是。自成佳品。真是天衣無縫。不愧斲輪老手。



## 古城得寶錄卷上(續)天游

第六回 竭孤忠莫甘壁衛主 酬夙願倭克曼燒莊

地震之後，白守禮同他四十七個部下，見太山同他們那兩個部下不見回去，放下金磚，折上山中甬道去找。卻見甬道已經堵塞。知道不妙，同心協力的把塞路的石塊搬運開來，甬道逼窄，石塊重大，搬運了兩天，不過疏通了幾碼路，方找到了一個同伴的屍尸。已經壓得血肉模糊。連面貌都分不清了。土人的腦筋簡單，還以為太山同那一個同伴，也遭了同樣的慘劫，壓死在前面石塊之下，已經無法救援的了。心中都非常悲痛。盡力又搬運了幾天，一壁搬運，一壁叫喚，只見沒有人答應。越往裏面



去，越是難於用力，沒法想只得丟手。淚痕盈睫的，望了望這墟墓似的甬道，大家商議，主人既死，不能復生。這些金磚，大概主人是來搬回去送給主母的。現在主人雖不能回去，這禮物我們不能不替他運回去，交給主母。只好侍奉主母，以報主人。大家取了同意，抗起金磚，淒淒涼涼，覓路回去。他們怎會知道回去沒有家了呢？原來

倭克曼接到韋坡的信，立刻傳令拔隊南下。他的部下，本來都是最下等的野蠻，殺人放火，視為通常之事。一聽見



要去劫掠太山莊，都歡迎踴躍，盪擻而前。太山手下有一員老將，就是他從前在森林島收服的那個烏甘壁河上

同心協力把塞路石的塊搬運開來

流莫甘壁酋長。在太山尋訪他兒子劇克之時，跟着太山，很受了許多辛苦。（見猿虎記）太山很信任他。回到英國，就把他送上章齊禮采地上居住。此番上渥泊去，不放心琴痕，特地將他留在莊上，代替白守禮統率留

守的武士們，保衛琴痕。他身材本是高大，性情也非常勇敢。雖屬野蠻，對於太山夫婦，卻很忠心。並且賦性機警，堪

託死生。太山走後，他在莊前莊後，日夜留心偵視，以防宵

小闖入。遇到琴痕要上平原

上去試馬，他也抓一匹阿拉

伯馬騎着，敬謹保護。這一天

就是在這個時候，給他探到

敵人的蹤跡。他的目光非常

敏銳，遠遠看見有許多騎士，

在森林中走動，吃了一驚，呆

呆的勒住馬看了一回。知道

不妙，一抖韁向幾百碼外武

士們住的茅舍邊跑去。把可

以打仗的人，召集一處。連珠

價下了幾道緊急命令。那些

武士，都是忠心於太山的，一

聽見有外寇到來，紛紛回去

搬取兵器。分一部上田裏去，召回那些在田中種田的武

士，一部去警告牧人，加緊戒嚴。大多數都跟着莫甘壁回

莊上來。那班強盜相距雖遠，

馬足踴躍起來灰塵，已經看得

見，莫甘壁是生長非洲蠻族

中的。老於軍旅，怎樣會看不

出來。不過這些強盜，究竟有

無歹念，還斷不定。在非洲地

方，也有只借路，不行劫掠的。

有了防備，究竟好些。從他們

走得這般匆促上看去，卻凶

多吉少。所恨太山這個莊子，

並沒有可以防守的保障。莊

子周圍，只栽了些花障，並沒

有結實的柵欄。這也是因為

四周住的都是忠實的韋齊

禮部落中人，並不怕人襲擊。莊中四周窗外，還虧得有些



他 也 抓 一 匹 阿 拉 伯 馬 騎 着 敬 謹 保 護

硬木的窗闔，可以抵擋弓箭。莫甘壁上，把他一一放下。

握着標槍，挽着長盾，走到自己隊伍前邊，看見倭克曼

正在放的時候，琴痕走出長廊來，見了有些懷疑。失聲叫

道：「莫甘壁！幹什麼把窗闔

放下？有什麼事發生沒有？」

莫甘壁看見那些穿白袍騎

馬的人，已出森林。指着答道：

「阿拉伯人來了，大宛那不

在家，他們此來，決無善意。還

是小心些好。」琴痕留心向

廊前花叢中一看，看見章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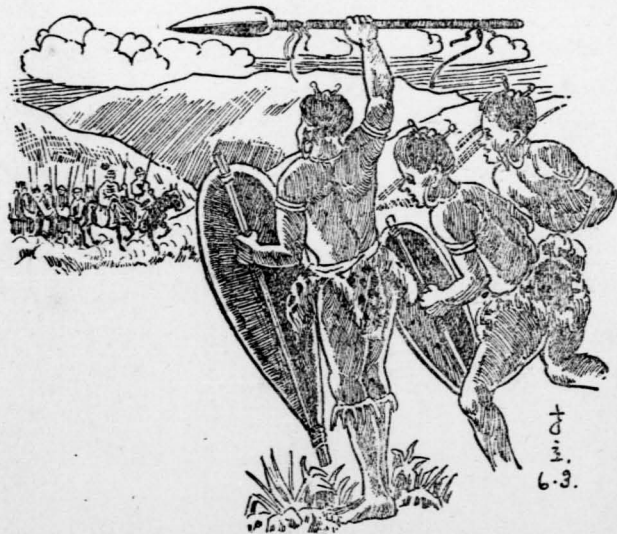
禮武士一個個都站在那裏。

標槍耀日，采羽迎風，都是全

身武裝。看着他們這般忠心

赤膽，暗想有這些健兒保衛，還怕什麼。不多一回，那些騎

士出了平原一百碼光景，就一齊站住了。莫甘壁走下去，



莫甘壁走下去，握着標槍，長着盾走，自隊已前站住。

把馬向傍邊一帶。低聲下了一道命令。他的馬纔出火線，

齊禮的令名，一些沒有歧視之心。倭克曼聽了，也不答話，

己人。所以他也要保持章

齊禮的人承認他，當他自

齊禮部落中土著，卻因章

情的。」莫甘壁雖不是章

禮部落，是向來沒有好感

的。阿拉伯人同我們章齊

此地非你們所可以逗遛

壁道：「既然如此，你們走罷。

們此來，並無歹意。」莫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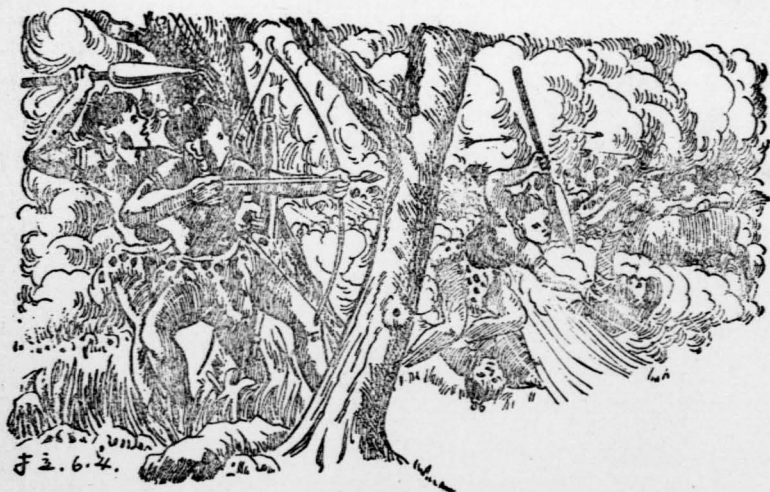
何事？」倭克曼撒謊道：「我

人！你們到我們此地，爲了

是個盜首。喝道：「阿拉伯

立馬。他們隊伍前邊，知道

阿拉伯人向着章齊禮武士，就是一排槍。槍聲起處，這邊已經陣亡了兩人。照章齊禮人的意思，想衝鋒過去，同他們血肉相薄，拚個高下。莫甘壁雖也勇敢，他是謹慎的，知道自己部下，同阿拉伯人，馬步懸殊，軍器又不甚精良，衝鋒過去，決無善果。就約束部下，把全隊之人，退入灌木叢後。把全隊分作許多小隊，分駐莊前後各處要道。派六個人入侍夫人。切囑他們敦勸夫人，安居莊中，不可孟浪出外。如有緩急，捨生相衛。倭克曼那邊，把全隊之人散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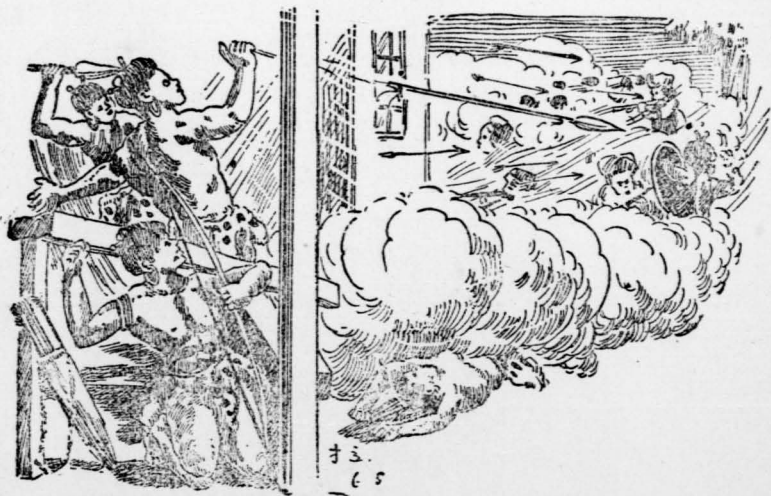


時時從隱蔽處用強弩射那附近的人

大圓形，包圍莊子，漸漸把圈子縮小攏來，常常用火槍連珠價向灌木叢中射擊。章齊禮人也時時從隱蔽處，用強弩射那附近的敵人。這個部落是向來以善射得名，弓絃響處，敵人都紛紛落馬。不過阿拉伯人數衆多，槍子打進灌木叢後去，也沒有不命中的。到了相距不上半里，倭克曼一聲令下，扯去花障，狂呼直撞進來。到第二重花障前，這重花障，比第一重矮小，索性催着坐騎，往前一衝，喇喇就一齊倒了。莫甘壁知道樊籬已破，不能再事抵抗，傳



令收隊入莊。打算最後抵敵方法。到了走廊，看見琴痕握了一支快槍，在那裏殺敵。一槍一個，準頭很準。只苦於敵人衆多，仍舊向前攻撲。莫甘璧恐有差池，捨命將琴痕推入莊中，自己又帶着部下，借長盾蔽護着，又放了一陣箭。巨耐長盾只能作爲擋箭同標槍之物，用他抵擋火槍，怎樣抵擋得住呢？還虧得莊中的人，揭開一些窗圍，幫着放箭，纔將餘剩下來武士，掩護着退入莊內。到了莊內，有窗圍隱蔽着，阿拉伯人幾次衝鋒，都給他們射退。後來阿



阿拉伯人幾次衝鋒都給他們射退

六 拉伯人退到箭力及不到之處站住，覓便向窗中射擊。莊中人死的愈多，射出來的箭漸少。倭克曼知道時機已到，傳下一個總攻擊命令，全隊之人，用火槍瞄準窗口，且放且跑。直槍廊間。阿拉伯人雖然給莊中人射死了十多個，大隊已到門邊，一齊上去，用槍托撞那大門。到將近攻破之時，門外破門的人，給琴痕打死了不少。莊中的人，死在門內的也是不少。後來攻擊愈力，莊中的人支持不住，竟給阿拉伯人攻

破了。門一攻破，就有許多人搶進起居室來，捉拿琴痕。室

中死尸枕藉。那餘剩下

來的武士，還拈弓搭箭

的，圍在琴痕身邊，保衛

琴痕。迎面站着的就是

莫甘璧。那些阿拉伯人

擎起火槍，正待將他們

一齊打死。卻給倭克曼

攔住道：『不准殺那女

子。傷他一肌一髮，就是

死。給我生擒他下來。』

阿拉伯人領命，都拔出

刺刀同手槍來殺上去。

那些武士也挺着標槍

迎敵。兩邊又死了不少人。莫甘璧更是勇猛，一標槍刺去，

用力過猛，連槍桿都戳進那仇人的腹中去，急切拔不出

來。隨手搶了一支手槍，扔了標槍，握住手槍槍筒，把槍向

敵人頭上亂舂。那些

部下，見他這般，也像

魔鬼似的，奮勇殺敵。

只可惜衆寡不敵，殺

到後來，只剩下一個

莫甘璧。倭克曼在那

一邊，握着一支嵌寶

的火槍，靜待機緣。等

莫甘璧不站在琴痕

左近之時，瞄定準頭，

一槍打去，打個正着。

莫甘璧一聲不響，撲

地倒下。莫甘璧一倒，

大家一擁而上，把琴痕拿住，解除了武裝，也不說什麼，擁

出莊去，交給一個黑奴，扶着上馬。交代黑奴看守着。他們



那 些 武 士 也 挺 着 標 槍 迎 敵

進去搜刮財物。琴痕在馬背上，看着他們把馬廄中的馬，悉數牽將出來。把刳到的東西，縛上馬去。又把牧場中的牛羊，也派人趕了來。看着他們縱火，等火勢透屋，纔擄了琴痕押着牛羊同刳到的財物馬匹，向北而去。莊中的火，竄到起居室中，那倒在地下死尸之中，有一個身材高大的黑人，忽然翻過身，睜開他的血色眼睛來，正是莫甘壁。阿拉伯人以為他已經身死，卻



又復活過來。看見火勢猛烈，掙不起身，就在地下慢慢爬

去門出爬慢慢下地在就

出門去。受傷很重，爬得很慢，一路上休息了好幾次。室中熱得同火爐似的，幾乎又暈過去。好容易到了廊中，就地一滾，滾下了臺階。挑一處陰涼安全的灌木叢中睡下。這一夜暈過去幾次，醒着的時候，看了莊中熊熊火光，身上又痛楚不堪，林中雖時來獅吼之聲，他一些都沒有恐怖之心，只惦記着復仇。（待續）



皆欲使其腸胃有序肝經調和身體清涼舒適在暑季天氣更當注意並無他藥能駕乎紅色清導丸之功效以上也因  
此丸平肝潤腸之功效出自天然對於婦女尤為適用因其藥性和平服後絕無不舒之虞對於老年人甚為合宜也廣東台山冲蕘圩如意館陳樹波先生來書云弟近來數年大便多不通暢食量頓減今服用清導丸一瓶未完果見功效

# 無論何處人民

無論何處人民  
均等以人導丸  
為清利品



食飯增加  
均勻大便  
通暢有序  
此丸誠如  
仙丹矣聞  
下會患大  
腸阻滯肝  
經疲乏胆

汗不和疾病頭痛口氣穢濁等症否耶如有之紅色清導丸正是絕對良方也此丸能使皮膚光澤可除紅瘰斑疹等患且免痢疾腹瀉之虞能減痔瘡痛苦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中國大洋六角每六瓶中國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 小兒暑熱天氣之疾病

服用嬰孩自己藥片立即全愈徐州府小孩之證據

嬰兒及小孩在每年暑季最多患腸胃疾病為父母者若預備嬰孩自己藥片一瓶於家中以應不時之需可作嬰孩疾病之保障往往危險之症起於一時服用此藥片立即可免生命之憂即如江蘇徐州府普育書局陸樹東先生之經驗是也其來函云小女陸先韞年纔四歲自二歲後時患腹痛洩瀉稀糞以致脫肛在民國



十三年夏四月其姑母見其面黃肌瘦命食貴藥局所出之嬰孩藥片初服三片即生效力按法服用舊

疾全消且食量大增身體日見強健活潑肥胖矣嬰孩自己藥片立除嬰兒便閉腹痛胃不消化肚瀉寒熱出牙痛苦且能醫治驚風痰厥傷風感冒等患有平腦定神使小兒得天然康樂之安睡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 商務印書館發行

# 高尚的遊戲用品！

益智圖

六冊二元

圖版全副

二角

益智圖字八冊

連史二元  
毛邊二元

益智圖節本

四冊四角

英文益智圖

三冊三角

七巧八分圖

六冊八角

圖版全副

一角

五加法盤

一角

彩九九數盤

一角

兒童遊戲術

二角五分

### 國民遊戲

飛艇進行圖

三角

國旗牌

二角

英文字母牌

二角

九九數牌

一角五分

動物牌

三角

五彩從軍圖

一角

五彩交通進化圖

一角

五彩修身圖

一角

歷史遊戲圖

四分

二十四孝圖

四分

五彩打獵圖

四分

運動圖

四分

賽跑圖

四分

跑馬圖

四分

中國鐵路圖

四分

中國航路圖

四分

環遊世界圖

四分

名勝遊覽圖

六分

西湖覽勝圖

六分

都會旅行圖

四分



# DOAN'S

## Backache-Kidney Pills

#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打洋十五元五角  
每瓶洋一元正

上海江西路七十二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安(11)

凡腎弱之人必多背腰痛小便諸疾風溼水腫大腳瘋醫筋痛腦系痛膀胱炎石淋麻木不仁等症請服最著效驗之



腎形同扁豆居背脊骨之兩旁職司血液之清濁清者復升榮養百體濁者下降而為小便由是人健否則下述諸患必居其一腎弱之由來也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